



1875

1875

1875

黃山續志序

姚江黃宗羲撰

沈詹生住焦村累書招我爲黃山之遊是時老母年開九帙余不敢妄離左右及老母棄世而詹生云亡余亦衰老不能行脚以爲妄轡爲山靈所杜也歲辛未以靳使君至新安遂入此山龍鍾曳杖一步九頓豈能窮極幽險令靳使君爲華陰令乎所冀牛背笛聲情人之約不以幽明隔斷則朱砂紫石便是葛洪臺畔耳適汪栗亭黃山續志告成屬余序之余未窮峰巒之形勝盡煙雲之變態烏

能序然難違栗亭之意余閱道藏天下名山之志
多入其中大抵庸妄道士所爲其間緣飾神仙之
說半屬子虛近日叢林又各有寺志以山川佐其
螺鈔村偈街談嘔穢滿紙又一變也會見石奇雪
竇志載方干之詩註其爵里曰元和狀元余不覺
失笑唐末宰臣張文蔚中書舍人封舜卿奏名儒
不遇者十有五人請賜一官以慰冥魂干其一也
石奇以爲狀元庶幾可以慰干矣因戲爲一絕云
元英詩句不銷磨十舉終難占一科 後奏名何
足慰不如雪竇莽禪和觀此則其他 知矣栗亭

學有師法故其爲志謹嚴聊爾詩文盡行汰去釋
氏必九僧之亞方入簡編黃山面目還他本色顧
非他志比也有言黃山志定本栗亭旣與纂修三
十六峯寫貌曲盡寧畱餘地以俟後人余謂不然
山川有定形而無定情朝暮之變不知凡幾才人
文士之胸懷正復汲之無盡後人之所見未必前
人之所有鈞天之樂帝之所以觴百神也世智限
心驚相告以爲寓言而已焉知至人不視如丘里
之俎豆乎吾知一續再續猶不足以盡黃山也

黃山志續集序

雲間周金然撰

陳徵士有言名山大川旋轉生滅多賴風輪風輪何在文人才子之筆是也蓋山川眉目非得解人品題不能相發故山志藝文一集披採恒患不盡不盡則山靈之品題知已恐致失傳而眉目不出也我友汪君栗亭既訂黃山志成又博采近代名流賦詠梓爲續集會余山遊歸道經潛口訪栗亭園居而屬余爲之序余謂黃山如一部大易包蘊無窮自王輔嗣以來闡疏者何限大率智者見智

仁者見仁橫說豎論顯證微叅終莫能罄其奧義
有能罄之斯後來可廢然斷乎無是理也若茲山
之瑰詭聳拔奇幻百出卽同遊之人而彼此異趣
一人之遊而先後殊觀故寫狀之肖歎讚之工代
各有人人各擅美縱續且不已亦安能爲獲麟之
筆乎且陵谷海桑星移物換沉碑於水後世猶或
在山顛况其爲水石爲谿洞爲梵宇琳宮興廢存
沒尤非可以恒理測未知後之視今又當如何改
觀耶茲編所收多別具手眼不濫不漏期於表章
名勝重開生面耳至若徐凝詩句反貽林壑之慚
哉

則不待飛流濺沫而蕩滌盡矣栗亭其山志董狐

黃山志續集卷一

汪士鋈扶晨

汪志遠靜夫

新安

吳瞻泰東巖纂次

吳菘綺園

汪樹琪玉依

藝文部

遊黃山記

靳治荆

庚午三月一日予既遊白嶽歸越十日復決計遊黃山
隔夜雷雨交作至曉猶晦冥未解僉以為不果行也顧
余興勃勃戒早膳具衣鞵襪被壺榼觴豆諸食物同楊

學萊蘇月槎戴陰而出西行迤北約七八里至某村三元殿甚巍煥登樓小憩峯抱溪環漸遠塵俗又二十里至潛口卽誌云阮溪也汪子扶晨具酌作山遊餞并貽黃山程記因得按次問途是處得而名之午餘抵楊干大雨如注輿人有難色余不爲阻一路懸崖峭壁都在煙嵐杳靄中少刻雨霽草香襲人過上舍山橋奔灘出綠陰中村居數十家面山臨水幽致可樂迤邐至山口晚矣時王蒼霞亦到相與歡飲而寢泉聲徹夜潺潺在牀第間十一日早發過山口嶺黃土嶺石心嶺約十餘

里至楊村茶店小飯前行至芳村父老具酒餚以迎領三爵而行又十餘里始抵湯口計百一十五里也卓午再飯店舍白雲片片從峯頂湧起雨復翻盆通谷瀰漫陡發狂漲六七尺洶湧溢路不可復行唯劇飲縱談而宿十二日黎明啓行微陰不雨望天都巍巍峩兀立雲表轉折間見飛瀑百尺如玉龍掛空里人指曰此青鸞峰瀑布也如是者不止數十處又三四里至祥符寺則不覺其入軒皇福地矣寺僧啓小軒延客嵐翠滿几席間以其正對紫石峰也顏之曰紫玉出戶周視溪流

瑋琮嘉木蔭映便已迥越人境隔溪巖畔卽湯泉所鍾
湯池鬻焉因酌美醞數竿往就浴之度石橋下小亭亭
蓋築以蔭池者深可四五尺廣如之長倍之其泉自旁
潛注汨汨不已立不及臍坐可到胸掬之作桃花色嗅
之作硃砂香煖氣氤氳融徹筋骨涵泳其際幾於心息
兩忘龍虎交會之時山僧言池中徃徃放光或有火自
潭底冲出豈陽汞之燄不可終遏若海中之陰火然抑
誠仙靈著異緣淺者莫能逢歟先是湯池有二其一爲
巨石摧阻未能清出侍御程梓園先生曾爲予言予有

志未遑也浴畢小歇披涼徐行穿茂林躡幽磴者里餘
至慈光之外山門則山入漸深修篁夾徑老樹撥天不
知歷幾年歲再折而上爲辨源亭亭當山路之衝礪壑
形勢舉目可得小坐復上爲得心亭一路冷翠清陰逼
人睂睫杳不知所窮止旣近寺中洲和尚以住山出延
歷覽之餘得其向背梗概大約以硃砂爲主峯故舊名
硃砂菴天都峙其左石人障其右盤鬱鞏固眞名山之
龍藏也其佛像自前代宮中賜出七層四面範金爲之
殿宇爲黃姓所創今梁柱半朽主僧因乞予作疏募修

焉于是覓嚮導欲上文殊院業行一里許山雨欲來嵐
氣暮布導者曰天且雨山高路滑豈能到頂學萊以老
人峯路稍近賈勇欲往予笑止之曰君今日窺豹而明
日倦遊不且爲山靈哂耶遂重歸寺中惆悵者逾晷時
木蓮未開株葉已茂美相與婆娑其下雨亦尋止忽見
天都峰雲氣盡散有物凌空而下首尾俱辨毛色純白
往來馳驟于山脊者數匝僧曰是天馬也天都固其出
沒處而不常得見有頃復見二白猿從峯頂超趨已而
交臂徐行上絕頂去中洲蒼霞學萊月槎及寺僧隨從

皆見之余向以爲此二物者不過好事者附會之說而
不意親見鑿鑿如此也午餐後中洲出示趙子昂手寫
金經亦元時內府所頒卷帙刺繡花鳥百狀而字蹟道
勁又有金鉢金杖千佛織金袈裟并佛牙重一二斤許
蓋寶山之球圖也午後復雨難以上陟然同人相謂不
可虛靡今日復冒雨而下尋所謂桃源洞者亂石間竹
樹森蔚落葉厚如茵褥飛泉奔注以狎浪名閣登閣下
瞰白龍潭則驚湍噴雪碎石崩雲霆擊雷轟不可迫視
遂命小奚取其水烹之以淪紫霞山茶竊謂得雅對云

少焉至響雪亭視潭水深碧不可測馳波跳沫滾滾濺
人衣袂僧云投石潭中輒致雷雨相應爾爾因尋盟湯
泉再一快適投慈光之西堂止宿時漸就昏黑與中洲
蒼霞諸君暢談禪宗旁及因果冥報萬念俱寂各就酣
寢十三日辨色而興天忽開霽喜甚衣短衣携瘦筇從
殿後仄徑上十步一景百步一竒靈怪幽異目不暇接
歷石磴二千餘級甫至觀音崖席地而憩山頂晴雲若
降迎客又上四五里爲老人峯清泉潺潺從石上瀉偃
卧松根片時卽振衣峯頂果似兩老人東西側立作拱
揖狀眉目衣褶逼露大可四十圍高可八九丈予笑曰
矍鑠哉是翁何所待而千年磬折如此耶於是天風震
蕩此身已翼翼欲飛又上登二里許則石勢闔合中通
一徑相傳爲第一天門蓮花蓮蕊兩峯從隙中透路千
跣萬萼霞光爛然風射如箭寒不能忍卽踏砂礫而下
行平行者可二百步見雲門雲際獅子石人諸峯攢錯
列簇出竒無窮問文殊院路導者指其處壁立千仞予
心惴惴然已勢不可退復從兩峯斷處歷陂陀二千餘
級得巢雲洞稍息焉自老人峯至此山愈竒松愈古雲

物愈變幻磴道愈崎嶇偈仄老木措徑壽藤罨石青竹
綠莎蒙密輻轆欲縱目則防失足欲顧步則已不及恣
覽善乎錢牧齋先生之記有曰甫瞪目而踵已失也甫
曳踵而目又失也斯言非親歷不知又二里許稍寬平
復斗起仰視有路曰小心坡命取所携酒酌之少休足
力見天都峯從萬壑中拔起畧無寸土附着而古松亂
簪石壁不知其託根何所傍有小峯酷肖大士左手持
瓶右手持楊枝蘸水以灑所謂楊枝者蓋亦一松爲之
且行且顧旋登於坡坡因峯鑿級狀若豎梯僅可受趾

不能納踵且竦削無依惴惴唯恐墜也坡之半爲二天
門一松距外一松向內有若迎送然者曰迎送松越百
餘步有蒲團石圓而上平可一二十人坐再上爲一綫
天兩峯並削直如一刀劈開取道縫中雖天光微露而
荒寒之氣砭人肌骨鍾乳滴瀝衣袂爲透有老松一株
橫亘峯腰狀若虬龍偃卧者數丈許曰卧龍松更上則
坡盡坡盡則洞見流泉灑灑已疑水窮山絕不復有路
忽洞中豎一木梯緣梯而上若人縋于井而出之豁然
開爽青天芙蓉又復削出導者曰去院不數百步矣心

始釋然喜循石壁而行壁上有擘窠大字曰小清凉曰
羣峭摩空則鄭谷口新書漢隸勒石者壁折而左峯起
環抱曰紫玉屏院當抱處若坐擁然不過短屋三間稍
蔽風雨普門大師所經始也天童老人題其額曰到者
方知面前石上有跣跡升之以臨於下正當桃花峯
顛左仰天都之崔魏右盼二蓮之秀聳其外百千羅髻
翠滴烟浮不知紀極如倚闔闔天關側望齊州九點住
院唯老僧一人移時始具食唯腐一盂雜以野菜唯時
積雨初晴金烏甫耀千峯雲氣疊疊平鋪與同人憑高

凝望初僅如障如幕未盡渾合少焉則若百里一湖千
里一江屯聚漸博猶復界以嶺嶠繼而滔滔漭漭巨浸
稽天四顧瀕洞迄無涯涘恍疑大千世界都在驚濤駭
浪中濤頭捲起數千尺若天吳鼓風長鯨振鬣又若雪
後江天凝寒萬頃諸名山在數百里外平時極望不及
者皆蔚藍一點如滴眼前或有作島嶼狀者如斷雲如
偃月出沒於微茫杳渺間倏忽變幻不可方物宛若乘
浮槎而溯滄溟噫是非志所謂雲海也耶夫生長茲土
者尙不能至此山至此山者或五日或十日猶不能獲

觀此景而予之來也昨則雨今則晴亘古大觀適逢其
會真覺九州之外復有九州四海之外復有四海造化
之神妙莫測有出于尋常耳目之外者矣日旣宴雲漸
歛轉而登紫玉屏屏上有大字六七處隱隱青綠多爲
石髮所被且歲久剥落不可認踞其巔而望後海之勝
則岳蓮萬朶畢陳目前迎者拒者連者斷者凸者凹者
峻者削者丁如連軒者植如負屏者翩若船移者決若
馬驟者亂若抽笋者浮若撇波者如岐陽鼓者如宛胸
鬲者鳥或跋翼者魚或跳梁者龍或蜿蜒者虎或蹲踞

者奇鬼欲搏人者飛仙欲乘雲者近而峻嶒聳矗者遠
而縹緲霏微者烟鬟霧髻萬態千容蓋不可得而名狀
也回顧蓮峯飛橋天半銳意欲登不復知有險阻導者
曰凡遊蓮峯後海者神鴉一雙爲之先導今日午而鴉
不來恐其以往返不逮而泥公之行也予笑曰否否昨
之來慈光也鴉已爲予先鳴豈必更待其引耶於是褰
裳覓路復歷如前一綫天者里許乃下於蓮花溝溝中
之景未暇枚數下盡於溝始上百步雲梯斗絕不容停
待者蓋約畧千尺匪但百步又穿石之罅出而復入者

三最後爲鼇魚背石長可丈餘旁削中脊不能施足以
腹附而行若跨馬策馳狀側視左右皆深黑不知所極
脊盡且斷續以木橋以手抵木乃克過焉過而復上卽
絕壁嵌梯者手足並用不容偶疎心正脈定摩膝徐升
乃造蓮頂同遊四君雖勉而從非予率先恐不能矣猶
憶錢立山有蟻行上花瓣之句蓋自文殊院遙望茅雪
鴻作也人之望余輩也其謂之何峯巔可一席地歛足
跌坐萬山拱之面面青蓮依歸大毋屹然與天都並尊
矣唯時右望江氣甚黃左望海氣正黑九華廬岳皆彷彿

辨之上偏層霄下臨無地平時萬慮俱消而恐怖亦
無所用少焉天風驟起吹人欲墮魂搖搖無所終薄幾
於華山絕頂痛哭作書時旣而思曰生死命也得殞身
於此仙矣縱惶懼將不復下耶意旣決膽遂壯乃委命
雙踵用力跳踔而下取舊徑以歸投文殊院草宿月墮
壁虛雲歛青障翠光銀采爛然爭奇真佛經所云五色
硫磺沙也詰朝下山行至老人峯遇丞相源住僧邀予
更游後海予詢其程以五十里對適足力已疲邑務復
不能久曠因婉辭之請以異日尋復抵慈光遍訪諸勝

迹與中洲作別而去復就湯泉澡身登頓煩勞一滌殆
盡仍以祥符寺爲棲泊處拈韻傳杯入夜不寐可三更
許復同蒼霞學萊徘徊山月之下樹影參差雲光淡施
四顧間寂唯松聲水聲猿聲迭相鼓吹問蘓子何在則
已熟睡久矣十五日晨起將行天復陰曠中洲來送別
去坐肩輿未一里四山霧塞大雨迸注竟日不止仍行
九十里投楊干寺宿下榻處正面山溪溪中聞有五色
魚以雨後水漲不及見適扶晨又以酒餽見餉傳籌暢
飲不知旅宵岑寂也先是王省三陳對延屢札拉遊黃

海唯恐爽約不惜冒雨以赴孰知余止祥符寺時對延
書來以他事謝宿慈光寺時省三書來又以風雨阻嗟
乎良緣易失如斯名勝豈因循游移所能到卽到矣而
天都靈幻乍雨乍晴將遂廢然返耶斯役也天若假此
機緣以縱予之蠟屐予獨一往無前以邀天之貺不可
謂非造物之奇而予之幸矣十六日早行以歸至河西
橋畔綠陰不改城郭依然大有劉阮重來之感搜之橐
中得古近體詩若干首更製排體賦一篇以俟輯山志
者采焉

黃山遊記

宣城施閏章 愚山

江以南諸山最黃山其高四千仞所謂天目之頂僅及其趾者也舊名黟山說者稱黃帝鼎在爰築軒轅之宮於朱砂峯下壬子八月八日至則浴湯泉次桃花源遇雨三宿觀白龍潭瀑甚奇雨止自湯寺觀羅文恭所題壁遂過慈光寺上老人峰日暮登絕頂度棧緣梯如自井中出是爲文殊院得好月留一日登蓮花峯不及頂三丈許附壁以腹行踞巔坐久西數里穿鰲魚洞宿煉丹臺北庵日指月會露雨寒甚十五日霽躡飛來峰獅子林至西海門遂歷始信峯石筍缸縱觀日將夕從光明頂上看月大醉作歌王將北逕雲谷以蕪塞返湯口折入路半觀九龍潭次鉢盂峯下精舍與磔庵老人談甚歡明日出湯口還客問遊記予曰無記黃山不易遊遊不易記也子厚居柳州一丘一壑寓目周賞它名山以峰計者數十其巉奇間出率得二三黃山奇峰不翅三十有六拔石萬仞離立刺空若攢笏植圭分一峰足名一嶽矣又聚數十峰爲一峰石罅銜松蟠屈怪瑋人百其目不給覽矣又雲霧窟宅陰霽頃異陰則白日混

茫客或坐逾旬不辨一峰失意去故所見人人殊予幸
得數日清霽登文殊院左右顧天都蓮花屏列骨見其
餘萬峰皆莫敢輩行自此徑西北傾曲作蟻旋出花萼
中平眎天都若几案間物遠見九華廬岳者蓮花峰也
斷石若峽橫松引臂下視散花塢丹黃繡錯者始信峰
也前臨邃壑塔湧墻立人鬼鳥獸器物狀以數千者煉
丹臺海門也萬劍林立間若三數人偶語行且立者聚
擎羽蓋纍纍恂恂者石筍砭也突若廣額冠前後海者
光明頂也頂以東曰前海西曰後海以雲氣布護羣峰

出沒如島嶼在海也久雨新晴雲歸壑岫層累萬疊是
爲鋪海可猝遇不可必也余所最快者中秋月明適坐
光明頂倚天長嘯呼月在眉際獨未及見海然風起雲
飛籠山堙谷一瞬百變差得其槩焉若夫山光嵐氣激
射紅霞照曜冰雪詭形殊采千態萬狀雖使酈生撰註
謝客遊咏安能含毫抽思縷析其什一哉客曰黃山大
且奇矣然大嶮仄如足繭何予笑曰蓬萊限弱水矣西
華千尺幢非垂緇不得上今黃山天帝所都羣仙攸處
蛇虎不穴不斲人攀躋自太古以來億萬年至僧普門

開徑山始通人吾儕蓋幸而覩焉觀其要眇子乃欲溷
以車馬作耳目近翫耶客口咭無以對再浴湯泉而出
栩栩然若御風矣過此以往域內名山始惟華岳三峰
睠余引頸四望也是遊也始以遊記愆史者程子非二
導遊者江子允凝從予者洪子美周許子雪懷也

黃山遊記

吳恭綸 綺園

山之昂藏傑立限日分霄者以萬計不敢作山觀也山
之鬱蒼吐納鱗鱗內蒸不可名狀不敢作雲觀也曩挾
勝友歲一至至則枕石臥如柳州游西山意有所極夢

亦同趣凡山之有異態者皆我有也而未狀其謫誕今
年浴佛日余同姪泰洛兒麓自湯嶺至汪子栗亭越航
姪原自芳村至會于慈光霏微雨滴峰峰相匿不欲窺
人明日栗亭同兒麓訪雪莊師雲舫余輩乘雨隙上文
殊院鬢鬣起衣裾間反若挾雲而升亭午至巔風烟披
薄寒吹凌人寂無聞見唯聞聲在雲下少焉纖阿欲上
吐輒歛不可待夜分際光透檐下余覺兩姪蹣跚徑立
雪臺希欲午夜一朝軒后復就寢夢寐間恍無定黎明
促僮啓窗視何狀僮報曰燦燦者其上耶英英者其下

耶同輩驚起曰海見矣披衣亟徑立雪碧霄青嶂不見
其下天都蓮花諸奇峰翻似夏雲亘天表而絕其根也
濤襄轂轉滾滾欲浮青螺出入鳧沒鸞舉踞臺俯矚儼
如東西兩瀛海共環神州了不知置身何所俄日上天
逾清峰逾紫海上層瀾金碧炫目觀止矣遂擬餽蘭若
而海氣浸浸欲上復陟文殊臺臺距菡萏峰三里許甫
登踞石坐峰側忽有赤光繞山椒而走尋滅如是三衆
咸注目忽躍然如輪中徑尺如月不受纖翳頽靚周數
圍其外輪數十百道乍現乍隱獨中處者凝然余五人

方啞然而笑瞰月中數黑影搖蕩不得定自顧乃余五
人也短長屈伸各如其狀疾呼山僧并輿從踉蹌至戔
羅拜無所得影其臺畔峰巒檜栢之類以百數皆無影
有二從者瞪目了無見掉臂而去坐踰時光滅余姪泰
曰昔闕澤兒時見名炳月中今茲之影得無類乎語未
畢復起如前色加顯顧影如初又越時乃滅就餘餘罷
僧導從者先行余與姪洛復登臺望海喟然曰若景安
可再逢耶洛以手指曰尋復矣色更陸離因急呼同人
止泰來耳三人共凝注時有輕雲疾過澹白相遭光透

其上儼孕重雲腹間不可狀須臾霍霽不復出於是踪
前侶溯天海而去或曰釋氏常現大法輪有所謂攝身
光者或曰山際雨餘岫壑冲淡時有異象布濩之也或
曰軒皇丹竈尚存安知非曹阮之屬翦雲葉吸青霞以
幻出人間世乎途中疑信不自決晚而會于雪公之雲
舫各述所見而栗亭氏亦傾耳忘疲杳不知明月之已
隱雲端也

八山重興一鉢禪院記

汪士鋐

栗亭

黃山丞相源在擲鉢峯下相傳宋丞相營菟裘處山之
有禪院則雲棲大師白足寄公之所創也寄公於明萬
曆年間由張公山結茅丞相源之中源聞汪氏舊築二
館在擲鉢源中將興三教大事屬潘髯史景升謁汪公
圖南願借一架裝地而託足汪公許之于是拓基建宇
巋然山谷間乃告髯公欲爲旦夕資給計公復謀諸汪
公汪公之先人嘗與同志結社攝養此源修黃帝性命
之術而圖南公復講學於此爲後進領袖於是捐學舍
成之擴之爲垣爲鐘樓爲山門爲禪院潘汪兩公合諸
同輩倡率嚴大會三教圓通香光亘天祥雲彌谷晨昏

課誦悉稟雲棲單無偃僧院無喧衆望而知爲人天營
造靈祇之所呵衛豈偶然哉邑宰傅公顏之曰雲谷寄
公示寂法嗣守公繼主禪院僧成濱成澳繼述多所創
作緇規淨肅課誦無間吳太史石菴合諸紳士倡募置
田以鳩僧衆殆守公西逝潭州檠菴正公卽嘉魚吏垣
開元熊公開堂禪院以甲寅山頭雨血先期去吳下於
華山示寂而山中無賴作耗僧衆莫支以食田質諸豪
右歲久負重仰屋而嘆食田不歸將棄院他徙康熙癸
酉雲舫雪公奉大喇白吳清公之德德也寄公公問萬

召北上院僧素心從之甲戌九月還山取道石城晤家
觀察松峰公公詢山中事告以故慨發弘願贖田歸常
住更於院內圯者整之傾者復之重建山門再聚僧衆
衆皆額天頂禮而寄公之所創始圖南石菴兩公之所
成就得公繼起興建巍然改觀院三里有智如亭其下
爲天紳亭亭俯九龍潭如編貝如貫珠坐亭視下洶湧
作千里之勢勝匡廬三疊亭久亦廢今更新之皆觀察
公力也夫禪院創始出吾族圖南公捨宅樸斲丹蘄金
碧巍然閱百有餘年矣又得吾族松峯公爲之贖田修

復是何禪院始終造就皆吾汪氏之所樂成不可謂與
擲鉢峯無宿緣矣因懽喜踴躍而爲之記

雲舫記

汪士鉉 栗亭

黃山兜率菴倚天寶峯卽圖經中合掌峯也僧一心建
佛廬三間坐迎遠壑庵一名皮篷以杉皮上覆得名山
靜辰希歲又遂廢庵左卽仙燈洞舊名聖僧洞又名仙
僧洞今訛爲仙燈洞先是唐咸通間有西域僧入洞鑿
石壁九字曰七百年後當有聖僧來因名聖僧洞仙燈
又因仙僧傳訛非有燈也康熙己巳重九前一日翠螺

雪莊大師散髮携杖來遊黃山過阮溪信宿卽行途遇
龍池雨公曰道兄入山當住仙僧洞下卽兜率菴也公
遊兩海畢枯坐此中風棲露宿怡然自得庵下有白砂
瓦素多虎師坐虎弭首其下如聽梵然師斥其遠徙虎
遂絕雲谷僧衆聞而訝之山下居民爲蓋一把茅茅因
松鋪師仍臥松下絕粒旬日跌坐不輟遊人供米雜松
葉百卉煮之山氣寒多雪師坐臥雪中慈光中公從溪
雪中由前海開道訊師未至庵大聲呼之見有嚶嚶應
者知不死至庵師從雪中出拂衣上雪相對揖中公頰

首謂師真獅子座中人也坐山中五年人稍稍物色之
癸酉春名聞

當宁遣內大臣丁公詔入京辭不赴癸酉秋復遣丁公
至山強起之至石城又以病辭養病城西之竹樓初冬
復奉

召北行甲戌夏賜師還山修道仍以一瓢一笠還雲舫
取道仙源之三汊入庵歛中暨無知者其高蹈如此家
觀察松峯先生常至山欽師高行於師還山爲構雲舫
居之前爲如意亭後爲五峯閣客堂山門楚楚有致出
師規制實我松峯先生成之也由咸通至今適符七百
之數所謂聖僧非師而誰則成就此庵者實前因非偶
也爲雲舫記俾後之游山者省覽焉

浮丘園白雲觀記

汪士鋐

栗亭

浮丘溪在浮丘峯下俗名浮溪進溪山行老梅萬樹糾
結石罅間約十里當春夏之交梅始花梅子大如巨桃
山民知之然懼虎無入林採之者游人亦罕到唐始置
浮丘觀至宋觀毀而有浮丘先生廟昔有至者見樓臺
及白蓮池左右有鹽米之積還率人取之不復知所在

惟蒼巖翠巘競秀爭高古幹寒香自爲偃仰而已明末
貫之上人與鄰虛上人結茆旋廢康熙己未黃編修瀛
山欲興復浮丘觀延羽士姚雲濱居之正鳩工復不果
近王君不菴吳君綺園暨家叔氏松峯弟碧巢合力成
之嗚呼鼎湖丹竈形容彷彿耳軒轅安在孰若碧筍瑤
簋珠幢玉節與萬樹白雲掩映十里幽香不斷之爲巨
觀也哉則謂白雲觀獨踞兩山之勝也可

重修雲谷法華樓十方堂記

汪士鋐

栗亭

雲谷之建自雲棲寄公始寄公自雲棲歸建擲鉢禪院

於丞相源規製一遵雲棲禪堂旣成隨起大殿山門方
事締構而罹疾遂篤呼白足守公曰叢林未成期副吾
願守公卽無易禪師師持戒律最嚴向雲棲受具足戒
堅修淨業大事已明三寸命根把握在手且發慈悲弘
願欲空地獄中寒氷熱鐵諸苦故習瑜伽法施爲最虔
新安六邑凡作佛事資冥福者必延師主之閱數十年
所受供養凡寄公所欲從事者若鐘鼓樓若法華樓若
十方堂若方丈若齋堂若客廳客樓若廚房若普同塔
若繼竺庵四十年來按音鳩庀次第落成惟藏經樓蓄

材已足尚需墜茨師又念山深去人市遠有宇舍而無
稻梁人不能聚聚亦不能久也與吳石庵太史置田如
千俾會下諸人以把鎌秉耒代拓鉢不但腹常果然亦
可藉此作勞以降其驕慢昏惰之氣爲法門計亦詳且
遠矣師示寂後甲寅無賴作耗田幾廢得吾族松峯先
生贖田歸院諸樓亦漸次整理得還舊觀遂簪筆記其
顛末于左

雲谷藏經閣記

汪士鈞 栗亭

鉢禪院之有藏經閣自無易守公創始庀材雖具而
經營無力康熙四年郡司馬聶公煒禱兩山中院僧聖
基從聶公至雲谷以閣告公爲之心動念郡之人窘於
兵荒急難其人郵械程君惠生程君素負義俠慨諾之
公次年以

覲典過維揚程君迎之馬首踴躍告曰藏經獨任有人
矣黃君于升樂善不倦聞公語捐金構請更助工費不
日成之聶公爲之記極言程君之贊善黃君之樂施與
院僧聖基之不辭勞瘁凡院之主僧及任力與勞諸僧
衆如智憫智怡成濱成澳成清成淇等戒等慧等吉皆

載焉勒石於院紀其事康熙甲戌僧衆以寺田爲前人
質當將無田皇皇思徙歲九月得汪公松峯贖田歸院
於閣之圯者新之而藏經閣屹然如舊因更爲之附記
焉

黃山遊記 在公 鄒翼明 太守

予自罷辰陽守繼奉佐郡新安之檄都下諸君子觴予
于慈仁松下執手相慰曰子無以左遷爲苦二郭爲僻
黃山之奇秀固東南甲觀也匡廬雁蕩未足頡頏子盍
攬勝而朝飲夕餐焉當不異子厚之在柳州子瞻之在

杭州也予應曰唯唯于是渡淮浮江登博望歷牛渚陟
朗陵石柱以達新安之境見萬山環列中有欽崎突兀
青出天際者心知爲黃山詢之果然署後有小樓憑檻
北眺則三十六峯宛如置几案間公暇輒手一編靜對
移時然簿書縛人雖心竊嚮在芒鞋竹杖未易爲俗吏
借也歲甲寅寇氛橫塞予奔馳介馬始得還我黃山而
日會席不暇暖又以公事報罷放廢之餘因顧黃山而
嘆曰予之未至于斯也都之人嘗爲若先容于我予之
既至于斯也晨昏焉寒暑焉風雲雪月焉無不與若相

對夫一官匏繫既不獲窺爾與昨今逝將去汝又欲作
投刺告別狀不幾令山靈笑人乎遂于夏四月之下旬
偕程子香升山尊王子綸紫相與策羸馬命籃輿望黃
山而歸焉是日也山容如洗客興欲狂因訪汪子扶晨
于潛溪下榻池館座中刻燭分韻爲送予輩入黃山之
詩次日過楊十隨山遵溪憩湯口一宿乃辟輿馬同人
各衣短衣選杖履作氣先登巉巖溪谷奇樹怪石應接
不暇少焉至紫石峯下澄泓無色素沙見底者湯泉也
浴罷乘風于白龍潭上而慈光寺僧又導我入三摩地

矣暝鐘靜夜晨磬迎朝從睡夢中似有人爲黃山勸駕
急披衣納履而出從寺後竹逕趨磻道步步拾級而上
促膝觀音巖踞龍翻石上老人峯偃息白沙砭仰視羣
峯削成古松出崖際虬結挺直疑是開闢時物尋石壁
行兩山脊斷土人呼爲天門蓋自慈光來十餘里盡偃
僂磬折足無平步至是忽轉而就下經趙州庵遺址復
層疊上行崩巖裂石間云是古羅漢洞近爲蛟龍所摧
者也巨石塞路如垣天開一竇僅容人度從茲達小心
坡松有迎送有臥龍道一線天溪洞若斗室以爲黃山

絕人處掉臂而入洞頂髣髴露光乘木梯入杳冥則峯
危徑曲又別有天地矣得文殊院而託迹焉面爲前海
背爲後海天都蓮華二峯夾峙左右儼然尊者侍立中
有小巒可跌坐數人松皆偃蓋相傳爲文殊座俯視衆
山纍纍若若不啻恒河沙數風露從九天來長夏氣如
深秋豈師利一葦東渡携五臺作蒲團暫寄軒轅煉井
窟耶倚玉屏以顧後海諸峯又羅立似兒孫矣計入山
蓋五日也方將攀光明之巔搜洋湖石筍之奇乃山雨
忽來白雲滿谷野鳥有呼不如歸去者因扶筇挈伴而

下嗟乎予之得識黃山也六易裘葛矣中間更歷險阻
憂患幾瀕于死今得假餘生與二三素心坐臥浹日安
知非黃山之靈陰來相予以至于斯歟吾聞黃山雲氣
鬱蒸結爲人物城郭變幻頃刻狀如登萊海市恨未得
一見然予年來經涉夢影恍惚萬端有甚于海市者雖
不得見黃山之鋪海而海市之領畧世無有過于予者
用筆而記之將以詣都門松下諸君子增一大噱若以
爲爲黃山作廣長舌則吾豈敢

重建天紳亭記

汪士鉉

黃山有前後兩海而後海徑彌幽山彌峭由湯口左折
踰天竺嶺達繼竺菴爲一途由旌德過三汊達繼竺庵
又一途皆爲入後海初地自菴後傾曲而升爲巉爲巖
竦石桀出斗折蛇行淒神寒骨遙見懸流爭壑水勢高
急聲震水外爲九龍潭石壁膚紫綿亘數里有泉迸石
心涵湧而下望若練垂下洩凡數百丈又如玉龍倒飲
鱗動甲張見山成朱映松成碧朝曦夕陽幻化金紫不
可名狀瀑飛數百丈有潭承之瀑凡九折潭凡九承彌
下彌峻沫飛泡激聲聞數里最下一潭若不勝貯更漚

前潭貯之水盡澄碧沙明可數隔巖相望森沉駭觀若
夫騰峯降深猿狖下飲雲洩雷奔窺深悸魄此黃山第
一瀑水不讓匡廬昔錢宗伯牧翁構亭於此顏曰天紳
歲久亭湮菴僧壘石架木僅供樵販遊者喘急無暫憩
地巡覽咨嗟歲癸酉家松峯先生來登支筇久之覺懸
溜幅練與目適崩浪震山與耳適徘徊延賞謀復斯亭
值雲舫雪公北歸予以此商之雪公於乙亥仲春十日
下雲谷至亭基目營手畫遂成雅構俾雲谷僧素心鳩
工從事亭方二座級層層階面面周望巖石平望瀑泉

九龍乃露全身若爲斯亭舊迅奔躍而出也是役也非
先生之力不及此非雪公之規畫不及此請易名先生
仍顏以天紳從其舊也後之觀者能不憩亭嘯咏想見
我先生與雪公高懷勝致也耶是爲記

元津師遊草序

陳繼儒 眉公
雲間

天都峯在雲氣中其雲五色今人見空山白雲便足怡
悅此下方浮氣僅賢于敗絮耳自普門老人開徑賈勇
而登獨南屏津師忽值雪霽領畧數日山之奇在詩中
詩之奇又在山中佻津卽呈似人人亦不易解非浴過

大雪時朱砂溫泉坐破天都峯數尺厚莓苔者未易讀
此詩也韓子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免華山之哭要之
當此處非大笑則大哭不然膚寸雲起七聖俱迷卽太
華腰半尚未夢見何從得絕頂痛哭處來也

黃山歲暮懷淨土詩自序

原姓錢名釋智燈
默字不識

燈蓬吹檝徑枝寄梵宮乞食黃山之巔息杖鉢峯之下
咏叢生之桂樹歲暮愁多採療饑之蕨薇霜溪履薄販
命空王之法頗亦有年洗心清泰之鄉肯乎不再此中
雲谷本自雲棲昔日蓮池今猶蓮社法將儼乎高座開

士集于禪房慧日騰輝戒珠炯耀莫不神遊金地心繫
玉毫舉十號以懷思期七日而不亂般若正觀想徹瑠
璃佛影虛堂光含寶月燈也凡下得觀希風染蘭室而
遺馨遊睢渙而有彩兼符素志彌愜幽襟四序將除三
冬遂易泉枯木古能驚蝴蝶之魂月冷星寒堪嘆白駒
之驟嗚呼半生屈指事等浮漚樂土植心願登梁筏爰
歌數律以當行吟欣遇高賢中抒讚仰命辭鄙近無足
寓眸春草將生望白雲而前路香波堪泛期青萼以同
歸

丁廷捷

駿公新安太守

重贖雲谷一鉢禪院香燈田碑

新安黃山古軒后煉鼎地梁武帝所嘆爲大好山水之
區也宋丞相程元鳳公愛雲谷山川之秀構書院居之
迄今傳其地曰丞相源不以地以人也前明萬曆間巖
溪汪君圖南建書院講學其中時有雲棲僧寄公來遊
結茅託足將興三教大事得潘公景升贊助之汪君遂
捐學舍拓基建宇合同輩倡華嚴大會規制一準雲棲
所謂丞相源者於是爲雲谷選佛場矣寄公示寂法嗣

守公繼之建一鉢禪院公戒律嚴肅習瑜伽法施六邑
資冥福者多延公主之明季新安稱極盛公受供養多
金置香燈田以鳩僧衆會當鼎革鄉無賴入山作耗守
公亦復化去逮甲寅後僧衆莫支多以田質豪右饗殮
不繼癸酉甲戌間將散而他徙矣雲舫雪莊悟公奉
召至都門挈雲谷僧素心以行予時謁選得守新安於
京邸與雪公有支許之契予於是秋受事雪公適奉
旨還山過石城謁汪觀察松峰先生先生館之半雲庵
詢及雲谷始末公告以實先生憫大衆之將徙也郵械

小阮汪生士鉉俾親詣雲谷核實而會計之將畀之金
使歸贖汪生入山集院僧素心等按圖而履畝焉其田
之數則一百八十八畝零其田之號皆入裳字清冊其
田之戶則有雲谷禪林繼竺居香鉢菴巨石林隱松居
諸名其戶田多寡之數則有雲谷禪林之六十六畝零
繼竺居之二十八畝零香鉢菴之三十五畝零巨石林
之三十一畝零隱松居之二十五畝零或質其全或質
其半非參伯餘金未易歸贖也汪生具以實復先生更
遣僧素心詣白門自復先生遂畀以參伯伍拾金歸於

是質諸郡邑者贖諸郡邑質諸鄉隅者贖諸鄉隅而百
八十八畝之田仍還舊觀而僧衆之將徙者可安居樂
業饗殮各給矣是役也非先生之力不及此汪生以其
事述於予且以雪公紆道還山人無知者並述先生之
札有爲雲谷卽爲雲舫之語予益欽先生爲佛地位中
人也乙亥秋院僧素心以雲谷九龍庵前數千年古松
爲豪家侵界將摧爲薪矣禁之不得訟於予予勅巡司
止之且令公正地方按圖清界歸諸寺謂寺僧曰爾之
禪院非功德主贖田以給將居之不有何有於松今者

田旣歸贖而千歲之龍鱗無恙適逢其會觀察之有造
於雲谷豈偶然哉爲文而鉸之石更系以辭

辭曰在昔雲谷稱丞相源寄公來居闢大法門香光亘
天祥雲彌谷翠巘丹崖如澡如沐守公繼之置田供衆
黍稷蕤蕤以播以種世異事殊忽遘亂離變生意外衆
莫克支爰以食田漸質豪右將共轉徙不獲永守有大
檀越維松峰公畀之多金贖田爲供田旣歸僧僧衆鼓
舞東望稽首禮功德主惟功德主永熾永昌君子萬年
長發其祥有松歷年以萬以千將尋斧柯不復少延予

爲永禁俾無災害適與歸田共逢其會公不言德德莫
比隆有比隆者曰一鉢峰

序

黃山志序

汪晉穀

字臣

國有史輿有圖柱下職方之事也山有考澤有謠巖棲
川觀之事也歷稽曩籍景純箋山海之書道元加水經
之註他若列狀四荒鑄形九牧崑崙有辯禹穴有文萬
紀千編分縷合繪罔弗洗青浣碧弋高釣溪俾島嶼蒼
茫于竹素風霞蒸蔚于縑細誠以有其山必有其書而

有其書始與天下古今共見其山云爾况黃山著自軒
轅錫名天寶足四五神而六五嶽乃由古迄今未有全
集此山志之修所以責在我輩歟雖然非修之難成之
惟難何難乎無同心之侶則難無濟勝之具則難無闡
奇之筆則難無剗劖之力則難無始終之誼則尤難程
子聖木家公龐兄久結向禽之契予獲肩隨其後修志
之侶信不孤矣遊骨天生逸情性具凡杖屐未屆之處
皆嘗飛鳥振衣捷同猿鳥我三人有其具矣畋漁遐邇
探索隱微舉昌黎憂塵之篇謝朓驚人之句靡弗珊瑚

在網翡翠歸羅又復披沙揀金礪石攻玉則名山董狐
所願企矣獨是卷帙浩繁授梨不易昔潘髯公黃海一
書李宗伯爲作募序且以發鳩片石首先倡助今是書
得嶺上黃君鳩工集史汗簡成編是誠名山之幸也然
猶有甚難者山志之稿草創於十五年以前山志之刻
從事於十五年以後今也聖木玉樓應召龐兄齒尊倦
勤予以隻手校讐倍浚跼蹐幸家扶晨挾五長三至之
才工七步萬言之藻彼此贊襄敲推刪正凡閱兩歲始
克成書則甚矣非修志之難修而成之之爲難也夫黃

山之層巒托霄呼吸帝座者不知其幾何年古今之住
黃山遊黃山記黃山吟黃山者又不知其幾何人幾何
年而山志成於今使後之覽斯篇者如披少文之圖如
鼓道真之楫山中名勝掌指眉列視昔之嵐埋霧迷狂
狃獠獠爲何如也至于黃山奇秀甲天下偉麗冠古今
靈異超耳目文采耀雲泥志中言人人殊固已詳且盡
矣予又奚贅焉是爲序

黃山志原序

王泰徵

予黃谷人也而二十年不到黃山於浮丘爲遜籍于帝

軒爲逋臣慚負夙盟顏厚有忸怩矣今年秋以避地來山旣至麓置筇惘惘舛午傴訛都不憶當年路聽鈴鐸之顛沉仰靈修之浩蕩不覺始而驚中而歎稍焉宴息乃始平懷意得也何驚爾去山時雲巒松石烟雨蔽虧譬則一种明逸山圖耳俄焉徵召明堂九賓宴饗如樗里寒林夾兩宮而中奠旁有萬家室焉又如支父善卷石戶之農一朝受堯禪爲天子也此一奇也如之何不驚也嘆者何思前朝慈聖錫額到今六十餘年而方峙建夫平等一閣三世乃成湘宮十層彌天輪刹亦旣峩

崑金碧矣吾安能必嗣今歲月醉象不驅毒龍常護八風固而萬拱無騫以永定此域乎如是者裴相頻來郗公踵出爲加額耳脫蟻鼠之微侵是沈沈者非其頭陀所能募而等藝估客之縑絹能葺也如之何不撫膺以思也其終焉渙如意畫者則以汪子扶晨示我山志故扶晨之言曰苻庭程子撮集是編凡閱十年而始定又佐之以脉望鱗檀二公博徵慎取直欲紙貴靈山以爲神臯福地不能自言待人而興卽玉榜金繩非能永世待文而壽故石門之得康樂九子之附青蓮以至鉛鋸

匡廬終南女几類非名製不達千年是以編分六部而
菀文一帙卷七繫于前書非尙繁也謂夫山有時而盛
衰功有時而興廢惟茲副墨今古同留卽如山中諸勝
燈幢光影天樂胡麻毛女青猿金莖朱蕙凡信宿者亦
烏能瞥至遇之而一載詠言鼎湖餘藥七聖遺珠讀者
幸優曇一現耳故曰同乎盡者無餘得乎亾者無存勒
之以文章雖有遷移直以云駿狼之長暉佺陸之短景
相與爲山中四時而已矣山何嘗不固而累欹也哉曰
如是則山事竣歟曰未也名山五百年一開永嘉之前
不聞鴈宕一如普公初至未有文殊吾何敢輕量此山
不膚生髮長而限以六六耶吾何敢目盡此山而遂謂
峯外無峯壑中無壑耶雖然此後之載筆者事吾無慮
焉獨是鼎鼎鴻篇多成游屐于山客也道人則主是山
者主尤重焉因是而有五疑嘗讀蓮社諸賢傳當時以
神運之東林人稱漢地大士而香谷清風識者謂其多
于遠公也然則衲衣半脰荷錫捉鉢者此中亦有人乎
疑一靈源辭席于觀音矣山谷曰清况不往甚善蟠桃
三千年一熟豈可作退花杏子摘却故人言西江法道

所以盛于元祐也。今之禪伯寧少清公，則置足宜慎乎。疑二至高士山棲往者鹿門一輩，徂徠諸公尙已。卽我黃山仲房唱咏于天都，髯史尋盟于法海，皆宗雷遺事也。邇獨無問津，桃渡誓約白雲者乎。疑三若乃虹梁未立，莖艸多方。昔時如蓮花雲濤，諸菴未一牛鳴地而鐘磬傳谷。今支提外蛩然鳥道矣。豈可使十千天子八萬仙人聚而集于一淨名齋內聽食板乎。則茅三間應廣將無疑。四至于分衛不贍餉米爲煩異時石菴先輩曾代名田近地。茲者稷禾秉芻軍計紛拏，胥蠹磨約而漁

獵之空王莫能訴也。合無法護家人直一歲以其正輪公而取其仇爲僧，雖用如康節先生徯賦多寄溫公諸老家亦所以息僧寧寺之一事也。疑五由前三感因志而生由後五疑與志無與然而徘徊潭上時採輿言聊因序述而并陳之以贖二十年不到黃山之過。

疏

募重修黃山慈光寺大殿疏

蓮河葱嶺天邊開舍衛之城，鹿苑猿江雲裡做維摩之室。布金繩於蘭若，人號雞園。振石磬于寶坊，名誇鷲嶺。

眞珠作網勝帝禮於山龕綠玉爲堦燈王拜夫貝闕蓋
四百八十罔非祇陀之林而三萬六千悉是須彌之界
豈必雲睥雪齒置檀像于虛空不聞金臂火眉委梵輪
于草莽黃山慈光寺者星界斗牛地連宣歙香幢啟處
萬峯之花萼齊開法雨飄時千澗之魚龍欲舞沈沈黃
海占域內之名區叠叠朱砂據人間之勝壤况復寫華
嚴于內府更頒剎利之傳衣鑄迦葉于中宮不待摩騰
之繪畫昔者普門大師心塵無礙識鏡常澄携來藤杖
遍搜軒后之臺買得櫻鞋直上天都之頂欲于初地建

彼叢林而乃未營複殿徒傳重閣之二層甫結團瓢莫
覩朱門之四面以致玉毫珠頂殫懷必鉢林中白馬青
鳶誓願尼羅國裏何期叔度之重來遂使香臺之忽剏
巍巍棟宇金碧綴乎摩尼噲噲軒楹丹黃耀夫慧日庶
幾歷年不毀時朝象友魚王永世常新日誦龍華鹿女
無如廣廈難支成功易圯鴛鴦瓦解生漠漠之青苔玫
瑰榩空聚盤盤之紅蠹將見蘭陀助木詎免傾頽須達
捨園不無凋落有中洲大和尚者妙衍三車精叅一乘
溪毛石髮坐般若以譚經岸脅并眉借梅檀而說諦弗

謂豐干之饒舌插草唱緣猥云馬祖之磨甕貫花卓錫
願以褊袒古佛獨現一隅泥槃老僧曾留四願東西南

朔思遵制度于虞賓塗墍脩除擬舩樓臺于嶽麓

中洲和尚

欲將今殿移向山門基址而別舩大殿另塑一主佛爲通郡香火蓋以棟柱摧朽且金鐵不宜壓任來龍也

且文殊一院風侵鴿座紅爪依稀薜沒龍宮金容黯淡
度綠天之一綫輒訝荒寒穿白道之雙松畧悲欹側廣
徵信善俾築妙臺期遂因緣用增法像夫耆闍明慶猶
稱極樂之伊蒲善覺晉安尚說桑門之福地託勝因于
荀勗宜壽聞鐘鑄淨果于許詢永興推宅何況含靈毓

秀峨峨天子之鄣列翠攢青莽莽神仙之窟三十六峯
之日月照徹化城五百餘里之烟霞結茲精室然而七
重闌楯豈如銀殿飛來五色琉璃未必玉梁自下御圖
澄之雕輦端藉匡扶披慧琳之黑衣恒資噓植凡諸善
宿疇非勵志之鴛摩似爾紳衿悉是秉心之大士此慈
航寶樹不無望於給孤而象墻金輪尤有資夫謝尙者
也惟願種因種果感香積之如來爲楠爲杜念天親之
菩薩共捐金刹樂助寶池將見一新柰苑得安聚石之
遠公再整鶴林永任吞針之羅什娑羅樹底拄杖而解

鐵圍簷葡萄林邊拈花而叅金粟

黃山募建浮溪石梁疏

吳之騷

有不朽之盛事得大力者毅然任之轉盼而底於成功使一方之人履坦道以歌盛德求之當世鮮覩其人而吾歛近得三人焉曰方子正曰余仲昭曰蔣如心三子者之在吾鄉論其富厚則什百加之者有矣而其創造石梁費俱以千萬計毅然以身獨任之余子之於巖鎮利其一鄉而方子之復古虹橋則爲歛西水日之門戶蔣子之建黃道橋則爲黃山兩源之要津非財之難所

以用財者實難非用財之難而用財於必不可不用者實難故人謂三子有濟衆之仁而吾謂三子有知務之智也自黃道橋以入黃山過芳村見浮溪之水由浮丘雲門諸峯而下奔騰澎湃益以查木嶺之支流春夏之漲渡輒傷人又其地當歛休太三邑之衝固不得以九泥封也於是山中諸善士倡建石梁屬桃花源僧冰琳與其徒壽海以行力募成之而懇疏於余余固桃花源主人而別號雲門者也往熊公堞菴爲疏募建黃道橋以爲新安人好爭訟角勝且嫁女飾裝不貲移此二者

以資布施綽綽然何所不裕旨哉言也而余更有進人之富貴貧賤造物定之未有以好施而得貧賤者吾嘗遊黃山徧觀諸龍潭而得其說矣潭之深且廣而受水數萬斛猶天賦人而予以富厚之量也潭承上流飛瀑湍則必溢猶富厚之人出其財以有爲也旣溢而潭水復滿適如其所溢之數終古不虧猶富厚之人出其財以有爲而天復如其數以予之寃無損其爲富厚也亦有山崩石裂蛟龍不安其室潭者爲麓麓者爲潭猶人之擁財以自豐而多藏必厚亾甚則以身殉貨而富厚

之適爲累也且古來之富厚者幸而克終厥身又幸而詒一二世之子孫未有若石梁之千百年不變者今之號爲富厚者皆非千百年以前富厚之人而至使千百年之下猶頌之曰某氏之石梁不亦富厚而且壽考矣乎藉令堯公而在必不河漢余言而余亦將表方余蔣三子以爲天下之好善而助成石梁者之勸也是爲疏

黃山大事因緣疏

王泰徵

嘗慨像教西流貝文東譯來其間高德沙門代不乏士而嶽起霞標法嗣之盛未有如晉季者一時安公遠公

爲中夏僧最淡生朗之徒克明師匠可謂淵通矣以至
傳檀亦有曇霍蒙遜亦有摩讖赫連亦得惠始佛圖在
趙羅什在秦彼時何多聖者歟豈戎馬紛馳器世在刀
俎湯鑊中非大德輩出無以寧濟之耶邇來喪亂弘多
民生其間轉屍愍隸稍成底定意聖士巨子頗宗風弘
暢于曩昔天意寧無在乎恒師和尚以五宗之覺胤扶
三昧之微言遊吳越者十數年人欽漢地大乘開士所
謂神出五才志入四行者也每聞風德赤髭白足之倫
譯辨諍起師以妙音圓轉待扣如流深識者希自涯皆

返師始經云末代東方之護法乎今來錫我黃山夫黃
山慈聖之一辨香寄焉普道人所披榛捫壁而荒之者
也且神宗皇帝之錫榜琅琅懸丹嶂間豈非衣冠弓髯
之在橋山也哉彼一時也因緣壯濶今栢生兩肘鳥窠
肩矣俯仰廢興喟嗟遷逝周鼎已淪于泗水漢盤行辭
于渭城而顧此巋巋靈光亡恙山谷有言列后在天遺
聖墨百神受職扶琳宮不在斯乎欽哉仁者善弘其道
是在恒師矣讀恒師杉山諸錄雖石室之寫金言草堂
之傳真教豈異人任顧俗薄歲稜悉檀空谷聞諸高足

分衛一食不膳也有餉米千斛如郝嘉賓有待爲煩者
乎無有有黃縑白紵以助伊蒲塞桑門之饌者乎無有
有以衲裙報玉帶者乎無有有捨宅爲基如吾家珣公
珉公之虎丘荆公之蔣山白香山之履道第乎無有然
則師如之何善哉道安在新野曰今值凶年不有所依
法事不集乃使竺法汰有揚州之詣彼多君子上勝可
投師又安能自巳也道非難遠弘之在人彼素沙布地
文梓充庭神運之興固易數耳不見曹溪之掬水而香
乎勝地立矣何以無上法寶猶俟之百七十年後今距

普師曾幾十年恒師代興猶日暮也山靈加額矣予劣
陋不能爲師演唱弘旨讚述因緣體製宮商韻入絃管
以附于誦嘆偈說之義而仰師之執律捨縛護戒爲儀
者傾目已素亦將以此耄未至昏衰不及頓之年猶將
勵志于白衣鳩杖之日他日宗雷之末或百二十人之
班師如不以心襟而重擯予則予猶是師門著發願文
之一人也

縉雲丹室疏

王泰徵

記傳黃帝先理代而後尋真當時身所周歷遊華山齋

首山東之泰山見大隗具茨之山謁紫府先生于青丘
訪廣成子空同之山越玄闕見中黃丈人鍊九鼎於九
疑之東委羽之山合符瑞于釜山龍昇之後葬衣冠于
橋山不聞歛之黥山也黥山始于漢陳業道跡是中繼
而曹阮之徒棲焉遂傳黃帝曾鍊丹此地雖天寶敕改
黃山其事不可得而詳也然則以黃帝著柰何傳又言
之矣黃帝得道後丹井遺墟往往而有今距吾里里許
而遙有容成子補導之所水號容溪山名容臺嗚呼確
矣容成子在此黃帝將安往乎惜其地荒圯不葺曩時

異寶五符真文金簡俱爲頑雲封固往來登者止歌李

白詩所謂七十紫鴛央雙雙戲亭幽耳

臺下今以一
鴛央名

鄭師

某

張師

某

王師

某

詣予言興廢事甚歷歷諸道人

者今之司馬承禎王道翼之流也其言曰昔者吾道盛
時立學准明經例舉送矣當時改博士爲學士兼太學
生員矣每貢舉減尚書策論一兩條加道德經策問夫
子計能言也今空王鉢錫震動區夏而轅聘兒孫行不
能脩一宿之糗吾耻之吾欲以容山誅茆以來異迹其
或有軒黃七十二師者且莫遇之乎予曰大哉言乎夫

容成子守生養氣谷神不死黃帝曾爲造五城十二樓
以候神人其雲門咸池在洞庭者安知不在是間也諸
道人能堅此舉室成而天老五聖當來是能定百物之
名成八索之書者也師候之沮誦蒼頡當來是窮鳥跡
啓圖書辨文字之人也師候之而且大撓蚩尤和儀鬼
臾區之儔當來于以明天文之故造甲子之元青烏地
老權五方之利害者來隸首之數伶倫之本黃鍾者來
岐伯雷公著體用之訣者亦來因而風后力牧之將相
亦來王母授符玄女傳經古今兵氣陣圖之祖皆來師

用以尋真世用以理代皆在容峯一片石矣若予賦質
劣下未卜臣命相得度世與否而近聖人之居如此其
甚也他時攀髯墮弓諸道人仙仙乎同窰封皇人輩偕
翱翔而容與予亦庶幾班牧馬之童爲指七聖之迷與
諸道人共勗之矣若夫縉雲帝鍊石地也丹成而以命
名則諸道人景仰意乎

鉢石頌書恒大師卷後

茲石何者傳出海涯旣現鉢相更浮空花花同絳霰鉢
類文螺有房葍葍有葉那那野人作供尊師建幢無上

說法妙莊嚴王說本無說聞亦無聞天女散彩錯出續
紛雙牴有無誰爲向背彩散空中端居鉢內石自何年
孕精結異日月擲梭風波遊戲欲騰此石置在空中空
不名物石與空同須彌妙頂蓮華上峯道人左右何非
虛空無情說法瓦礫如然一滴曹溪半輪月川法尚應
舍何況非法我願皈依大智法海竟欲計小聖之教也
鉢石出南海落迦山右石如翠螺作蓮花形有葉有
房無向背痕中有螺紋如天女散花若隱若現石產
川之最奇者濱海人得之因以作供

黃山遊記

程 桂 二 金

予家虹梁距黃山百餘里而近里人爲黃山遊者甚少
予離子舍卽爲東西南北之人三十餘載歲丙子營先
人丘墓迺歸自楚旣竣事因爲黃山遊時九月也乘輿
而同者五人汪舟佩家鱗仲松原式公聚人十四日甫
行至石壁微雨予謂興不可阻遂由阮溪王干抵山口
宿明日過楊村薌石芳村徑無車馬嶺有雲嵐竹箭松
濤蒼翠欲滴憩環翠亭及湯口撰杖裹糧短褐而前見
青鸞一峯從山凹中突起五里許有繼竺庵松風寒入

骨山月澹于人一枕翛然已屬仙境矣蚤起上天紳亭見天半飛泉如垂匹練自潭而出復下於潭層疊而下者九故稱九龍潭入石門循壁而走怪石奇松都難名狀至步雲亭僧素心逆予入雲谷卽丞相源也前當鉢孟峯一曰擲鉢源靈錫泉出其內少坐而別一路雲從衣裾往復盤迴過白沙嶺南望雲中一手若擎天者曰仙掌峯峯下石屏綺錯數里絢爛照人逶迤入皮蓬山勢圍空峯尖四擁僧雪莊結茆其地更名雲舫有方舟黃海之想焉山盤野寂聽夜雨瀟瀟風號泉咽鴈黃道

人吹洞簫一曲予興勃發命聚人作歌和之寢未酣遂蹴起披衣俯瞰雲氣滾沸浸灌萬峯望洋興歎何必東海言巨觀哉越皮蓬嶺平天砭經獅子林舊址而始信峯出焉褰裳以登壁斷徑絕架木爲梁有藉手以度梁者爲接引松峯下一松匝危石蟠繞屈曲其名擾龍鼓爪楊髻可望而不可卽披荆棘履巉岩問三仙石遙望遠峯參差挿立或日以羣仙分別擬之形情畢肖適風過白雲來彷彿石峯皆動有飛濤跨海之勢過石筍砭歷後海五供峯抵獅子林乃登獅子峯熟視峯頭若欲

仰天長吼去西海門登石鼓峯笑指飛來峯而返是夜宿獅子林次訪軒轅故迹於煉丹臺臺下石室牖對煉丹峯乃長誦念庵詩藥爐丹井知何處三十六峯煙月寒遂上光明頂昔人謂于此望長江如帶廬山如螺予目力弱故不敢淡較雪莊有言此與蓮花夫都三峯鼎峙陟其一可槩其二信然哉傍有蒲團松蒼茸蘊結可容數人跌坐前爲鰲魚洞背負龜形始履其脊繼投其口人行魚腹中幾幾乎不見天日歷磴拾級凡幾許而出焉下險徑里餘爲雲梯由雲梯而上爲蓮莖更上爲

蓮花峯鑿壁成級計三百餘其中屈膝至領者十餘級僅能納趾不能受踵者三十餘級無級可循捫壁而升者不與焉峯半有洞盤紆而入者三俯首側入者一度以畧約續以木梯然後造其頂頂有蓮池深數寸掬之清芬襲人予不及登登者舟佩聚人述之如此蓮莖而下則蓮溝計其高深六百餘級上五里文殊院也後擁玉屏峯前列莖花峯左天都右蓮花整齊嚴肅脩極大觀乘梯而上出洞口臥龍松依壁橫立予行其下入石罅中仰視天一線從容曲折下小心坡前望疑無路試

回首視之又不知適從何來也豈不怪哉坡盡二松對
立偃僂向人始迂予旣而過之又若揖予而送者歷雲
巢龍翻石觀音岩魚磬聲聞引予慈光寺寺屬硃砂峯
下舊稱硃砂庵次日爲大士誕晨浣禮拜畢閱諸法藏
賜寶卽往白龍潭尋菴花源山楓初染幽艷畱人更是
絕巖飛瀑仙源可容狎浪彼太元漁者祇謂武陵其人
間世不亦傖父也哉下辨源亭至祥符寺領畧諸奇于
是有足心矣五人以次浴湯泉倦體皆輕歸途興爽從
者猶且屢顧卻步蓋亦低徊而不忍去云

重贖雲谷禪院香燈田記

汪士鋐

雲谷一鉢禪院有香燈田僧無易守公之所置也守公
嗣開山寄公主法席持雲棲戒律最嚴發慈悲弘願習
瑜伽法施新安六邑凡資冥福者必延師主之所受供
養置香燈田如干時歛吳太史石菴先生亦合諸紳士
倡募置田以鳩僧衆其戶有雲谷禪林繼竺居香鉢菴
巨石林隱松居諸名其田皆裳字等號共一百八十八
畝零自守公示寂潭州葉庵正公開堂禪院正公者前
明嘉魚吏垣開元熊公也公任十餘年以甲寅山頭雨

血先期去華山而山中無賴以饒寇內侵起而作耗僧
衆無力以食田質豪右歲以負淡食田不歸將棄而他
徙康熙癸酉雲舫雪公挈院僧素心北發甲戌九月還
山過石城寓家觀察松峰先生之江月樓先生偶詢山
中事告以實先生憫僧衆之將徙也發弘願畀之叁伯
伍拾金且貽書於余爲之董其事予重違先生意自入
禪院會計所質之田如雲谷禪林之六十六畝零繼竺
居之一一十八畝零香鉢庵之三十五畝零巨石林之三
十一畝零隱松居之二十五畝零或質其全或質其半

於是質在郡邑者贖諸郡邑質在鄉曲者贖之各鄉而
院之田得復舊觀可以給諸僧食不至去而他徙矣爰
集僧衆而語之曰若知雲谷之所創始乎凡此給養殮
樂朝夕者皆守公之所貽謀所爲日積而月累者也若
知雲谷之所重光乎凡此給養殮樂朝夕者皆我先生
之所畀所爲捐清俸而廣福田者也我將請諸郡邑載
田之數而勒石焉一以杜豪右之覬覦一以塞日後僧
衆之妄念若以爲何如僉應之曰喏繼自今以後我大
衆實拜大功德主之賜願奉祿位而祝以無疆予爲紀

其實而記之以見雲谷之重興非先生之立贖諸田不能若是其安且速也遂爲文而鐫諸石

送黃虞道士方望子任浮丘園白雲觀記

汪士鉉

浮丘園白雲觀者家觀察松峯先生暨家桂林別駕碧巢先生王君不菴吳君綺園之所規畫也先是海陽黃編修瀛山先生入山聞浮丘園名欲興復白雲觀延羽士姚雲濱居之過阮溪謀諸予予嘗至其地耽賞而慕樂之且知明末有僧貫之鄰虛結茆旋廢近有桃花源

僧壽海居之因憇與編修爲之會編修一疾不起王君不菴欲聯二三知己葢一茅鳩學道者居其中庶他日我輩至止得以臥憩寒香不爲生客於是王君創始家松峯先生繼之卽畀貲二十五金鳩工誅茅先事葢葺予友方君望子聞之慨然願往以黃冠服載書數肩入斯園而託處焉過阮溪話別余告之曰先生殆軒后之外臣也此地宋有軒轅行宮煉藥者多丹成而昇舉今則老梅萬樹糾結溪旁皆宋元明初舊物春夏之交梅始華結實如巨桃是纍纍者安知非浮丘之丹而軒

皇之所列鼎而烹煉者乎君行矣予他日偕四君子相
過先生其贈以丸還之丹俾我輩各如其意以去

洪國而玉靈無戲列於清風余今日式土亦神亦
予文式亦至予問之對然則心以黃泉與輝壽與存人
公亦武也世傑之門其後二十五年公工精卷衣事遂在
非章至其後以州而美
新壽壽武之因然與歸到靈之自歸到一知不以王哲

黃山志續集卷二

汪志遠靜夫

新安 汪士欽扶晨

吳瞻泰東巖纂次

吳 菘綺園

汪樹琪玉依

藝文志 雜著

賦

浴湯泉賦

蘓 輪

伊氤氳之元氣兮結黖岳之巔岈巨黃輿而橫軸兮逼
青漢以垂蓮訝神斤之鏟削兮惑鬼斧之雕鐫躡烟鬟

之六六兮翠拔地而粘天繫朱砂之危峯兮聳千尺之
層顛上崒嶽以入雲兮下蕩瀾而流泉稽靈源之著迹
今在軒皇之遐年火鳥孕茲丹液兮日魄浴于深淵氣
溫磨而馥郁兮色淡艷以澄鮮屆秋冬而彌煥兮詎化
機之或偏歲庚午之窈月兮余稅駕以留連覽物情之
和煦兮喜遲日之暄妍想至人之道源兮羌憇足乎亭
前弛春衣之綵縹兮澡錦水之淪漣芳蒸蒸其滴乳兮
波漾漾而及肩沁心脾以似醉兮融筋骨于起眠蘓百
脉以胥化兮暢四肢而陶然轉情愔爲精爽兮宛輕舉
而上仙尋沃焦而不見兮訪勾漏以何緣匪古皇之遺
烈兮孰斯境而能傳殊礪石之韞毒兮異硫黃之焰燃
盪吾身之腐穢兮無世俗之拘牽陋渝州及蔚氏兮何
駱谷與驪山拭巾悅以起視兮夕嵐暎乎林烟晞吾髮
于石上兮風吹衣而翩翩望招提以行歸兮松月盈其
戶軒酌芳醕以和神兮就一枕之安便微斯泉之快適
兮而奚解乎登頓之疲煩

雲海賦

蘓轍

朝霞旣生山雨乍歇近綠彌鮮遙青疊出迺乘晨興以

徐行探竒踪於靈窟于是陟危梯披灌莽度鼇身越仙
掌徑一髮以蛇行磴千盤而躡上前筇枝兮刺空後屐
齒兮及顙旣逼迤以幽深忽空濶而晃朗抵文殊之香
林乘玉屏之寒嶂維時赤日上騰白雲下墜芸芸千旗
英英萬態初忽斷而忽連乍如練而如蓋旣翳日而韜
霞卒沉華而沒岱渾渾沌沌蕩蕩洋洋西極葱嶺東屆
扶桑素波起兮風雷集洪濤驚兮蛟龍翔恍乘潮兮車
馬孰破浪兮帆檣千里萬里兮迢遞一峯兩峯兮微茫
極目則神怡風御憑虛則身跨虹梁俄而日馭高霧氣

散眉黛呈螺髻見問碧海兮安歸疑桑田之忽變雲門
雲際兮層疊安窮蓮蘂蓮花兮參差可辨嗟蜃境兮煙
消歎鮫宮兮夢幻何造化之詭奇止供乎須臾之覽玩
乃起而爲之歌曰天風起兮生海濤白雲浮浮迷周遭
萬峰隱見爭織毫神物過眼如蓬飄青天不動黃山高
歌已寒猿嘯樹空香襲衣游心八表愴然忘歸

溫泉賦

汪晉穀 又號鱗檀

惟玉液之靈竒兮合水火以爲德沸珠光于魚目兮融
雪冰以成色發氤氲之芳靄兮歷終古而不息躋斯民

于仁壽兮比其功于藥石問誰氏之炊燃兮維石巖巖
而莫測豈日月之涵孕兮抑柔祇之潛殖何清鑑之靡
遺兮照鬚眉而罔匿又芝莖之奪馨兮沁旃檀于胸臆
既滄潔以澡盆兮更流汚以蠲慝想內境之虛明兮淨
醍醐以自拭庶仙凡之共浴兮量廣大而無極憶軒后
之伐毛兮駕五雲以上陟鄙驪山之神女兮起秦帝之
狂惑笑雞籠之潮泉兮分朝夕之晷刻信神區之獨鍾
兮擅九州之所特望紅漿之發頰兮貯冰壺以服食敢
濯纓而乘風兮掛單瓢于石泐招浮丘以拍肩兮踏芙

蓉之仙國

石筍砭賦

汪晉穀

天之心兮雲之窟破峯臚兮剖石骨拔雉龍兮刺瑤簪
峙青霄兮常碑砭森劍戟兮霓衢建旌幢兮帝闕列干
矛兮誓師集五兵兮大閱遠長蛇兮結陣驅風雷兮馳
突目欲眩兮色飛但書空兮咄咄豈靈曜之譸張兮抑
五丁之荒忽既棋布之縱橫兮又星羅之出沒擬厥形
之惟肖兮雖千態而難竭嗟夢寐之懍恍兮寃晦明之
罔訐猜鬼斧兮神工訝仙裁兮靈劒鑿混沌兮肺肝豎

神荼兮毛髮刻大地兮玲瓏碎虛空兮狂悖遊玄圃兮
瓊林標銅柱兮銀樞碧嶙嶙兮櫛蠹電斑斑兮萌茁儲
軒皇兮玉版貯丹臺兮津筏織雲霞兮雕櫺透日星兮
綺稅泊晴煙兮葳蕤湧流霧兮蓬勃走龍螭兮縫中綴
猿獮兮筓末脫錦褊兮若玉嬰之駢頭浮筠籥兮類金
猫之疎節羗不知解籜之何年兮老名山之歲月予將
坐臥于其前兮踞高亭之立雪

木蓮花賦

汪晉穀

望天葩兮敷蕊與芙蕖兮並芳拔泥淤兮淨土托喬柯
兮寶坊凌煙霞兮木質沐嵐霧兮冰粧絢紛溶兮石上
煥雲錦兮天章辦九出兮剪玉幹十尋兮摩蒼標國色
兮絕世洗紅粉兮濃香渲瑤姿兮檀暈縷瓊纈兮紫霜
笑華山兮千葉卑玉井兮若航陋夜舒兮晝卷羞睡蓮
兮宵藏當祝融兮啓夏疊旖旎兮金光逮秋風兮零露
吐朱實兮綠房若珊瑚兮新琢何葩翁兮扈煌洵優曇
之現瑞兮表西方之陀利亦若木之分靈兮比曦谷之
扶桑舍清波之翠蓋兮傲水宮之仙子照空山之明月
兮伴天竺之梵王莼花如扇兮松花如幢竹葉如笠兮

葵葉如囊詎比木蓮之必第兮振高踪于碧落永同鉢
羅之鞞鞬兮舒麗藻于雲莊羨青鸞兮玄雀更羽衣兮
霓裳睇含華之郁郁兮神仙苑殫落英之飄飄兮選佛
場

天牌石賦

汪晉穀

天何言哉乃有牌兮赤文綠字懸雲階兮龍書鳥篆孰
與排兮眩聰亂明等齊諧兮惟茲黃山踞丹崖兮若蚪
若蚪現烟霾兮黃金作緣盤龍齋兮銀鈎鉄畫煉女媧
兮風駁雨蝕不可揩兮豐隆守護列天街兮人識一字

吼狂飄兮載剗載剔去其楷兮用此終古莫敢俳兮誰
謂碧落碑難佳兮誰謂勾嶺銘可懷兮泰山無字徒燔
柴兮禹穴有書秘纂茲兮金泥玉簡競蠅蝸兮會城懸
浦迷津涯兮高峯峻壁神仙儕兮鸞翔鳳翥符裊釵兮
朱鷺青鸞恒鳴啣兮予將曳杖携青鞵兮撥霞拳霧驅
猊豹兮攀蘿附葛裹麟膜兮梯雲棧石凌松檟兮討奇
探異捐形骸兮天章可讀憂堪埋兮毋若後世誚井蛙
兮理無事有信不乖兮張芝摹古登封遐兮廣陽島額
見海簾兮浮丘容成亦有家兮敢告同志當來偕兮

帝松賦

汪晉穀

咄哉松之稱帝也踞石兮支離盤礴而爲龍既不可以
上升兮乃馴擾於壑中蟄萬年之古勁兮蟠千仞之澗
礧老蒼鱗之斑剝兮結翠實之青琤假石骨以立體兮
浥雲膏以修容感孤直之忤物兮特偃蹇以全踪乍橫
枝以攫日兮忽掉臂而搏風倏矯首以怒舉兮旋鞠躬
而俯從思拔石以飛騰兮悵攀髯之力雄遂奮威以繚
繞兮轉迴抱以相攻松石糾結而莫解兮墨輪競譎于
靡窮或訝奇峯生鬣以結髻兮或疑怪樹懷磊以填胸
雲濤動兮聲壯濶星月靜兮影鬱葱儼帝德之潛確兮
凝廣運于九重是以衆松臣僕兮咸屈智勇而附庸雖
有破石之跋扈兮亦伏鈇鉞于雷翁惟此擾龍之永貞
兮殆將齊壽于天公豈僅驪珠之獨握兮超乎金白以
立隆石不崩兮松不槁霞無盡兮烟無終望宸居兮搢
笏登始信兮奇峯

飛來石賦

汪晉穀

聞星隕而爲石兮乃有石之飛來豈礪磈之生翼兮駕
雲霧而徘徊朝碧落兮暮蒼梧學仙人之遊戲上行雲

兮下行雨彷彿神女之諧詼何入黃山而駐足兮戀丹丘
以不去宛作海天之砥柱兮點灑瀕之危堆豈遇秦皇
兮鞭逐或遭唐帝兮拋枚現靈心兮孤立疑掣電兮驚
雷如僚九兮墜掌以隋珠兮落臺絕寅緣兮懸舉還突
兀兮摧頽且豐首兮銳趾更廣顙兮瘦頰風搖搖兮走
塊雨淋淋兮洗莓乍欲昇兮跳脫仍長望兮低回果孰
持而孰挽兮將誰徙而誰誨詎古松兮化質抑雪浪兮
成胎悵孤雲之無根兮駭片月之虛掛固山鬼之絕技
兮誠石怪之渠魁笑南安之金飾其頂兮詫初平之羊
作其肝叩奇書于青城兮訪支機于銀漢照鏡光于日
林兮發鼓響于桐材未若天寶之呈瑞兮兆石竺之文
奎願常存兮勿逝受米拜兮雲隈

雲霧草賦

汪晉穀

紛纓絲之縷縷兮結雲霧以爲條旣絡根兮石面亦縈
蔓兮松腰雖依山而稱草兮實橐氣以抽苗拔金莖于
鬼髻兮繫玉絨于仙髻鬢老人之黃髮兮擁天女之翠
翹非花非葉兮織蒼壁如苔如蘚兮鏤青瑤耻玉紅之
狂醉兮匪鍾火之夢妖若春蕪之纂布兮比秋葦之弄

綃篆紋兮峭壁組繡兮巍椒糾繩亂而未理兮羗針神
而難挑等龍鬚之堅勁兮齊鼠莞之織緇風颯颯兮雨
瀟瀟嵐霏霏兮烟颯颯母霧兮子霰友月兮朋霞與松
蘿兮卒歲偕苾芻兮永朝雖焱光兮巖谷嗟受採兮芻
蕘攀危巒兮剪剝超絕巘兮搜撩附參苓兮藥籠繼連
檠兮修調烹波兮星杓煉液兮月瓢沁腸兮飫雪明目
兮承螭伊僧寮之清供兮勝慶陽之除瘴點香泉之活
玉兮同雀舌之碧寥醒瓊筵之欲醅兮置風生于韻客
况文園之病渴兮欣拜甃于山樵

黃山遊記

王煒

博厚高深離奇峭拔險仄詭幻秀冶幽折山之神理也
得三足以表名區得五足以詫海宇至於備衆美以爲
觀而益之雪瀑風泉瓊枝鐵幹處處成賞者吾於黃山
見之山高九百仞旁薄幾二百里北宣而南歛歛之二
隅曰雲谷湯院宣曰翠微窠谷爲峰三十六而天都爲
之冠峰有各源巖洞數十朱砂一泉尤爲超軼自唐天
寶間靈闕始抉宋元以還稍見篇咏然或得其一端或
掇其膚蛻大體之全付之猿猱跳躑耳萬曆中普門老

人以大士願力鑿空表異遊者始無息心崖岫之恨予
以庚子八月偕漸江老衲入自湯院澗流瀾瀾天都挿
霄青鸞紫石少嘗饒目而神已躍然天際矣旣得湯泉
解衣而浴縉石錯前晶砂布底貫珠蟹眼纍然上發芳
鮮清逸迥異他泉泉之溫者多伏硫而此獨爲硃砂源
其最勝也崖間冷泉一線射入不混以身受之沁快心
骨此湯君現觸境圓通恨古今無人酬對耳泉外澗流
卽白龍潭之委潭以色勝空青幻碧無以喻之若雨後
掀騰何地無有潭之上爲藥銚淺激可喜又上爲藥溪

又澗而上爲丹井澗石如規成也踞丹井之澗爲虎頭
巖爲醉石而鳴絃泉淙淙壁間亦自幽絕沿藏舟壑再
折得菴花澗石梁架煙空桃花峰駢攢掩映自是度嶺
去則雲門外峰矣返宿菴源狎浪閣閣臨潭上雷濤撼
枕通夕不寐晨起上慈光寺拜普門大師塔寺左木蓮
花一株亦非塵中物自塔後壘磴而上叢木森鬱天光
全移穿援其中但有醜綠如寒魚泳慘折折不盡予笑
謂漸公曰我輩如是不知誰爲濠上觀且作山靈供養
可也少息觀音巖再上則龍翻石慘盡天開得仙人峰

峰頭二石如老人對坐捷步躡之朱砂峰直展間石齒耳遙見天都之半奇樹迤空古榕前引如導以次接肩疊踵相沿絕壁轉而右一石如大士巾立榕挺其掌若俗稱楊枝類者詭矣黔羸亦大兒戲矣右折石僻由小心坡而進得怪榕曰臥龍石削女牆引根附脊滋石之髓悍其夭矯不覺歎絕過此徑益陡迫輓輒無巘可抵指趾相輔以度徑窮入石竇梯而上若出井中卽文殊院左天都右蓮花蒼然天半羣峰腋侍坐石臺如觀項羽逼章却騰蒼雉紫病骨爲壯遠峰萬疊羅拜於前正

諸侯跪謁時也暮色已合漸公猶臥石上不忍去是夜宿文殊院蟲鳥聲絕魂夢幽寂破曉漸公呼起觀雲則朝曦已掛蓮頂少焉紛披走絮全輪外谷明淨凝平踰時不散晨風忽起舉若波濤恨未盡鋪臺下一洗十年塵目也自院右趨蓮花峰洞在其後不及探扳僂陵跋以杖爲命鶴嶺數百級峻而不險再闕升降始至峰下掖一力以登石仄無銜硯怒躍起層層環出下臨絕壑予以久病新愈初不計奇險至此目崇股慄決往乃壯身爲石蠹入罅復出者數十迴盤每一憑視尻踵接聚

礪有廢菴曰蓮葯菴上再轉險愈酷石忽中裂一弓許以木架之度此稍折卽絕壁嵌梯者二摩膝而登始躡其頂梯半朽懼不敢上聞其上有香砂遙爲三嗅而已迴顧羣峰纍然履底惟天都巖峙若猶俯對其如身非猿鳥不能緣壁排虛以造之有不得不移尊於蓮花矣雲梯斗粟絕恃一失足卽歸無底道蓮花溝穿石弄而上爲大悲頂西進數折迭轉平岡爲煉丹臺蓮嶸辰之而軒轅容成翠微疊嶂芙蓉仙掌臥雲石牀諸峰紛然離立供給左右楓香纈錦五味如珊瑚盈谷懸崖觸目

皆貴遊者於此得平穩消受目暢神酣而去左後海爲平天缸下瞰獅子峰巖巖凌空果具全力經獅子林聞鳥聲亂奏如笙簧意是鳥鳳之類有謂遊者時聞峰頂仙樂豈卽是乎左登始信峰兩石分割畧約而度接引榕楊枝待客過者忘險峰頭敗板有寒江子獨坐題名擾龍榕傍峰賈異蹲石舞空乘風欲去壑競衆美語狀不得口腕兩窮但有叫絕使予足目未親縱巧諭萬端烏能盡信哉降而左爲石筍缸奇秀絕倫散花塲對之劃青天數十道矣日已下春急走西海門落照明霞千

巖煥彩得未曾有是日陟降幾四十里一飯之後遂不知餒慈明菴僧以茶菓相勞坐定而疲始劇信乎尤物之移人也次日微雨僧謂白沙嶺山君爲政陰霧中決不可行飯後僅一登西海門枝斯延喜無非珍異貪目快心去留莫可再宿晨霽則寒風砭骨挾纒尚猶凜凜從飛來石達光明頂蒲團寮偃其趾詭異天成爲一瞭立頂居蓮花之背小岫聚如齒齒曰九子也頽藍沉于天末曰匡廬也練帶鋪而不定雲氣時欲掩之曰楊子也白嶽片嵐亂山寸綠兒孫臺隸紛擾後先寥廓之觀

舍此更何問哉下奏雲谷計里二十出入層壑如少年作新婚別步步回顧至堯率菴址衆峰一聚又如良友祖陽關自後但望旌竿縹緲而已白沙嶺脊虎跡踰蓋大腥風逆人毛髮皆豎仙燈洞近其側不敢復問芒草掩蹊叢篁佐之以袖擁面而行前後不相覩數步一呼如此五六里躡澗出谷始爲擲鉢菴卽雲谷也噫殆哉菴面鉢盂峰兩源夾之澗中亂石礪柯大者數丈涓流鳴匝亦殊有致時當秋涸雖未覩舞雪拖紳想其壅遏弗達之勢必雷驚海簸無疑萬壑奔濤作如何支遣也

九龍潭綃影全收沉碧數掬耳聞逍遙溪亦涸遂不往
三宿菴中再入菴源一浴而別計日者六歷峰十餘後
海荒寂惟慈明石鼓二菴遊人不能久駐窳谷一路堙
塞無從問道且多虎豹之虞僧言有龍潭五六古藤甚
奇諸洞多可觀布水雲外一帶蒼鬱特甚翠微西臨孔
道憚於陟嶺亦俟後期盡付神遊讚歎耳僧又言夏日
雲滿海中忽湧泉若柱破雲直上須臾遍雨峰頭而羲
馭皜然無翳亦一奇也春時谷草秀蒨異卉多不能名
峯間翠鬣寸寸皆有喜色而雪月尤爲奇絕然霾霧迷

徑凜冽刻肌皆非所宜惟秋爽堪遊恨予不見月耳約
畧此山如紫雪堆空巨靈以鐵帚掃之神皴鬼迹莫可
倪絜前海巖峻尊貴後海靈詭森奧以文殊院爲眉目
煉丹臺爲肺肝青鸞紫石雲外翠微紫雲飛龍仙都上
昇皆其衣裳劍珮光明頂則切雲之冠雲門菴源其外
戶也鍊骨稜稜別開神貌亦奇亦正無峰不然武夷具
體而幅幘減五之四台宕宏拔而膚倍蕤之第不識匡
君何如耳雲以鋪海爲異而石間窳上雨後旭前族擁
孤征變幻萬出似有造物主之者窳受雪枝皆仆結鬣

平如割榦不勝雪則此屈怒踴故多奇詭石理粗厲不
潤若大才作經國文章但標神骨而字句工否本非所
計故或羣拔爲林孤騫爲柱如堵如削不麗不附而藤
樹之蒼蔚紫氣之蒼茫又非毫端所能點出當其躍虛
巉積受趾不浮似招遊客以盡其奇砂滑如珠又若拒
客而留其蘊均足賞也昔吳古梅諸人遊此山不火食
者三日至今艷其清狂予輩當表靈闡秘之後不能盡
採厥有良用淡愧昔人矣是記也非足以記黃山聊以
記吾之遊黃山也如此

黃山志續集卷三

汪志遠靜六

新安 汪士鉉扶晨

新安

吳 菘綺園

吳瞻泰東巖纂次

汪樹琪玉依

藝文部

吳山益然大師塔銘

黃宗義

太冲 藜洲

師諱弘濟字益然歙西石岡人故孝廉汪沐日也原字
扶光五歲入鄉塾授孝經二十行卽能解其大義人知
其爲再來人嘗過武林石屋寺毘盧閣中有僧遺蛻師

謂寺僧曰此我前身也我當爲之下火寺僧不信師曰
昔我刺血寫華嚴某卷爲人借去至今未還有之乎寺
僧曰然因召耆年之識故僧者以驗之師與之話舊歷
歷如昨日事始聽云云我藏矣再與吳鄉薦中原板蕩
師以策干大司馬棄之不用南渡授職方司主事歷唐
及魯至少司馬國亡祝髮於閩之吳山以古航爲剃度
師吳山途畏峯澁人群罕至鳥向師掌中取食虎遇師
垂首如家畜江漢石司理建寧築天香閣於浦城將以
迎師野鳥數千啁嘲閣前驅之不去江方怪之師至曰

此吾吳山伴侶也飯之而散已未新安故人程上慎黃
于升以師老矣勸歸故鄉欲以黃山處之途次廣陵值
天中節師語故人諸公於五之日送我及期黃九烟程
山尊黃自先殷簡堂王孫江郢上畢右萬汪扶晨來師
曰老僧於今日作別諸公各賦一詩限死字韻來者愕
然公得無戲語乎師揮毫曰五月五日三閭死今之古
之只此耳自有天地從何來掩卷呻吟嘆豐芑有君被
執不得歸子蘭上官沒道理屈原大夫發病狂要救楚
國白我始進不能戰退不能三皇五帝費議擬誓將七

尺菴江流萬古同流江漢水嗚呼尼父刪詩乃擯楚紫
陽述之以終魯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千古何人知我有
屈因謂來者曰來日當思老僧也客去語侍者曰六月
之望有僧自黃山迎我當以源流拄杖付之書其卷曰
連雲不知何所指也夜半問夜何其對者以亥正遂起
坐而逝厥明送者皆集右萬扶晨議以儒服歛而衆言
淆亂卒從僧禮六月望有僧自黃山來迎問其名曰連
雲師已豫兆之矣故友程象六江郢上屬連雲與汪子
扶晨奉遺殖塔於青鸞峯下所著有易通莊質孟子國

風黃山志定本諸書師雖出世然胸中有不可括磨者
燈炮夜闌無故痛哭鷗背鷺頂非其本懷雪庵之中流
讀易義烏之古寺吟詩遙遙追配自不宜置之傳燈之
列是故甄龍友坐逝旣而開目曰吾儒無此也復卧而
暝王旦末命緇衣祝髮其壻蘓耆方排而止之所以正
其終也諸君子徒以形跡見師指并州之旅邸爲其故
鄉豈不冤哉或以師之神知已往懸記將來固是佛門
種草亦曰不然伍員定亾吳之歲月希夷識禪宋之太
平士仁人興亾之數鴻纖億刹常如視諸掌瑣瑣身

事乞靈於異教乎余過新安扶晨爲師之群從請其
塔銘殆曰小然而員式公吳之效自命吏端識夫之入
三陽失位孤露臣子矍相不收伽藍寄止始願所及不
過逝死柰何从之以爲觀美大屋聚人開眼牀尿上堂
普說市聲俗執於鑠吳山耿耿入髓許慶牛車荆卿燕
市泣緒如絲詎能仰視佛號常啼蒼天呼只山有大楮
澤有芳芷掉臂佛祖白首經史逍遙死生不異彈指儒
者分內豈假彼氏雖曰塔銘實闡儒理

風黃漸江和尚傳

王泰徵

漸江和尚者歙人也俗姓江名韜字六奇少孤貧以巨
孝發聲類其家次翁賣薪養母類文通其割瓊耽學則
休映而文章氣節又君家之古心古崖間矣幼有遠志
不入隊行人莫得而器焉嘗掌錄而舌學以鉛槧膳母
一日負米行三十里不逮期欲赴練江死母大殯後仁
者之粟誼友之賻師卒瘞償之曰不我以凱風寒泉累
人也生平不婚不宦烏聊既定之明年師有友程子守
者師所訂石交也一日携其小史十卷作幔亭遊旣至
則嗚然嘆興控霍仙人安在哉武夷君傳秦皇帝政之

二夕君置酒會鄉人于此峰上安陵拍鼓英妃奏琴令
歌師唱人間可哀之曲矣今我在螻蛄窟中雲茵霞褥
念世亦有類昔人呼我爲曾大父者乎思之凄斷以此
在碧水丹山間最久因歸古航師圓頂焉其于画則兒
時好之一生不但晉唐宋元凡真蹟師必謀一見也且
云董北苑以江南真山水爲藁本黃子久隱虞山而寫
虞山郭河陽至取真雲驚湧以作山勢固知大塊自有
真本在書法家之釵脚漏痕不信然乎師故獨得畫禪
三昧其見人歛然而晤則樂之其不浹已者加富二等

就官一列不以塗吾身也生平畏見日邊人多有好我
蹙額遠遁如王九光母見劉徹三尸狡亂懼以濁穢恩
上真矣嘗過樗園予傾之甚向黃公酒壚與師訂交師
則速去俄而不招卽又來予笑曰漸公畏除目中所
謂三朝損道心耶抑識蔡家兒濯骨沃焦三十年前已
從狗竇過乎雖然師則竟契我于驪黃外也一日謂非
二程子予明年有持鉢行子盍語樗老人爲我題一卷
冊夫雅狂汗漫之遊非齧缺披衣不能述也師蓋已迸
出眼光識霍山三退牙有此鈍置翁矣師行卽不果不

謂知己之言吾已刻于心乎師從浮屠氏遊故不禁宴
會壬寅過匡阜先生弔宗雷之遺事感劉竺之微言覺
遠公聲影猶在師乃毅然著發願文也脫非遷化蓮社
之燈其再續乎師未示疾時嘗語人墓上種梅爲絕勝
事歸臥竹根之日尚有清香萬斛濯魄冰壺何必返魂
香也他生異世庶不蒸芝菌滴醴泉以媚人諂口其願
此君哉今友人卜地于披雲峰下取謫仙訪許宣平之
處蔣梅花數十本以大招之從師治命也師平生畫宗
倪黃書宗顏詩在惠詮清順之間身後檢得詩偈一集

皆絕句也其以詩畫稱歲寒交者爲張如農張來初吳
石菴諸君子其于武夷倡和成集者爲張蚩蚩周元修
王尊素諸君子其以文章聲氣爲梓里遊者爲湯巖夫
許芳城程非二諸君子論曰南華世外之書也而讀人
間世一卷仲尼之語子高義命兩大戒君父兩大事媿
媿煩言累牘乃知臣忠子孝卽是世外至人甚矣漆園
之微于託也今漸公之事世都謂摩詰後畫家北宗一
派屬之甚而引古尊宿六十餘家見于王氏畫院者以
爲事之脩然禪月宋之寂音妙喜元之海雲玉澗庶幾

相倫噫是皆以畫論漸師以古德論畫非師旨也夫師少而養母壯而羈遊鼎鼎百年之間與海內名人巨子交無不器重師者乃不宦不婚資志以及可謂茫然無一寄托止以翰墨行乎今但彙師一生微嚮述之予故不能深知君後之君子感時論世愜乎長懷米家之書畫船耶竺氏之五宗錄耶皇甫士安之高士傳耶謂師皆分身入流焉而師皆不在焉可

楚煙師傳

王泰徵

楚公子故人也隸霍澤庠原名陳惺行二郢之舊家也

長予十歲居津沙距予不十弓地予年十七而芹則公已食餼三年矣然嚴重予不啻倍年之肅一生湖海自豪而詣予卽髦髦相就予嘗病就督學試公出入樹擁之衛以肱日不使率爾兒擠吾洗馬也卯之役學使者以省元期既不售而歲杪有包茅之役復不與也予快快望主者甚公持榼飲日召十五國名流聚白雲黃雀間洗王子齷齪之恨矣予是時銘公不啻出楮之感嗣是蘭臺蔭綠葭閣陽春無不與公偕焉然公性豪動不自頃刻間予每厲聲公泣而受卒不能改也會讀書度

門出中有鬼谷洞公心悅遂上承塵而下棧之工甫落
一日天雨石脂一流洞水大溢公又狼狽束歸矣生平
刻印銷印開關閉關大率不能堅一月之盟甲子試公
名不在科錄中公投牒爲廩易遺才事牒中卽書年月
自除其餼督學笑而補之又嘗怒許氏一門人事經憲
府當事曰汝于許氏何功公大言曰陶白家例以樸滿
毀堂構耳許氏在郢學中富甲一邑而乾餼終年不逮
一貧士此禍本也生教以設醴召名流又教以釀金結
顯仕十年來不變生意意外本生教也主者大笑陳生功

造許氏因器重之生平條利害篤人倫似渠家元龍同
甫先輩流氛初熾公亦嘗結旅爲鐵籠自固之謀屬世
不諧楚幕烏起予于丙子去油江蓋八年不見公矣癸
未抵建溪則公以幔亭黃冠見留旬日理其粗遣之具
公卽治一舟夷山下又架木樹杪而巢居焉雖咄咄自
其故態然而譎詭支離已出人外明年予以祠部南歸
公同舟而南是時各省會應歲薦者取同籍結入成均
公試得黔之餘慶岸谷旣遷惠莊莫達予作樗園閉戶
人殆七年矣俄而公來武夷君則又雪庵和尚也因同

朱子支伯宿吾梵堂爲道得見恒公及水西梓阜事予
賀曰公從此得大安樂地矣間有議入不倫予卽訶公
不到此大法幢地吾無責爾身入而靳戲隨此身瓜上
土矣何自尋孽海爲公唯唯因自名孽海然習成不可
變異又重之以貧賤外侵忠孝內激遂鞅轅而不能制
嘗與誕北余公被酒不羈數數作天外語時有凌御史
傳公卒讀而震聲長號坐者目張不解何故然一時捉
搦爲法者滿調誣天子懼有疾辱公因誠之公如不避
行有鉗公于市者公大罵而行其宿子榻也榻中有七

尺桃笙已碎四角矣予綴以布公負之行署其上曰王
蘆人席方其任檀山時囑庵老衲周護倍至公任性多
侮足統加于僧雛之面予因詒此老氣重莫犯嘗一措
大言小侵老拳揮之面墳岳不可不慎也公因俯躬而
拜旣別去好事家多延納公然小生悞夫之流目不見
睫夏虫朝權妍妍自快公必面唾之遂少交公歡者公
因是一意入山受恒師鉗錘極重聞其居慈光日吹棄
諸邪如風落籜其力割同趣之引以不負淵匠者可謂
殷殷曾緘我詩偈說書諸篇非復姚平仲未入青城氣

象然而促脂禿燈東方已作公亦自識將逝矣聞前期
兩月每夜靜天空輒登巘狂號日山君山君楚煙以此
軀飼汝如是者月餘乃死固亦倒化立亡不能寂寂平
生之故習也死二年而誕北以傳來且使予記之予未
及爲越七年而誕北死半士日汝社有言阮步兵死空
山無哭聲且千年矣如楚公之登峰夜號可不謂九原
映徹乎雖然哭不同道也有聲嘶股栗而哭者畏也若
夫施虎餉鷹投身羅刹非畏也楚公之號但不可擬作
蘇門嘯耳至于上蔡平原公乃撓率也使公不遇恒公
公之翫髀必不能制使不流駛安知建業呶呶一丘聚
肉中無公遺蛻乎當茲而哭求爲香谷之長號不可得
矣吾故讀誕北傳君重哀誕北而兼爲公加額也已

恒公大師傳

王泰徵

予根鈍咨決疑微嘗愧昔人聞雷透頂之悟以故天下
老和尚多有相爲不謾而器淺量劣間有發明則都運
譚禪爲古德笑矣獨于恒公大師若不辨予不了此事
者翬翬措意又若悉予之不了而委婉引手不欲予終
不了此事者其黃山大事因緣疏屬予成之鉢石畫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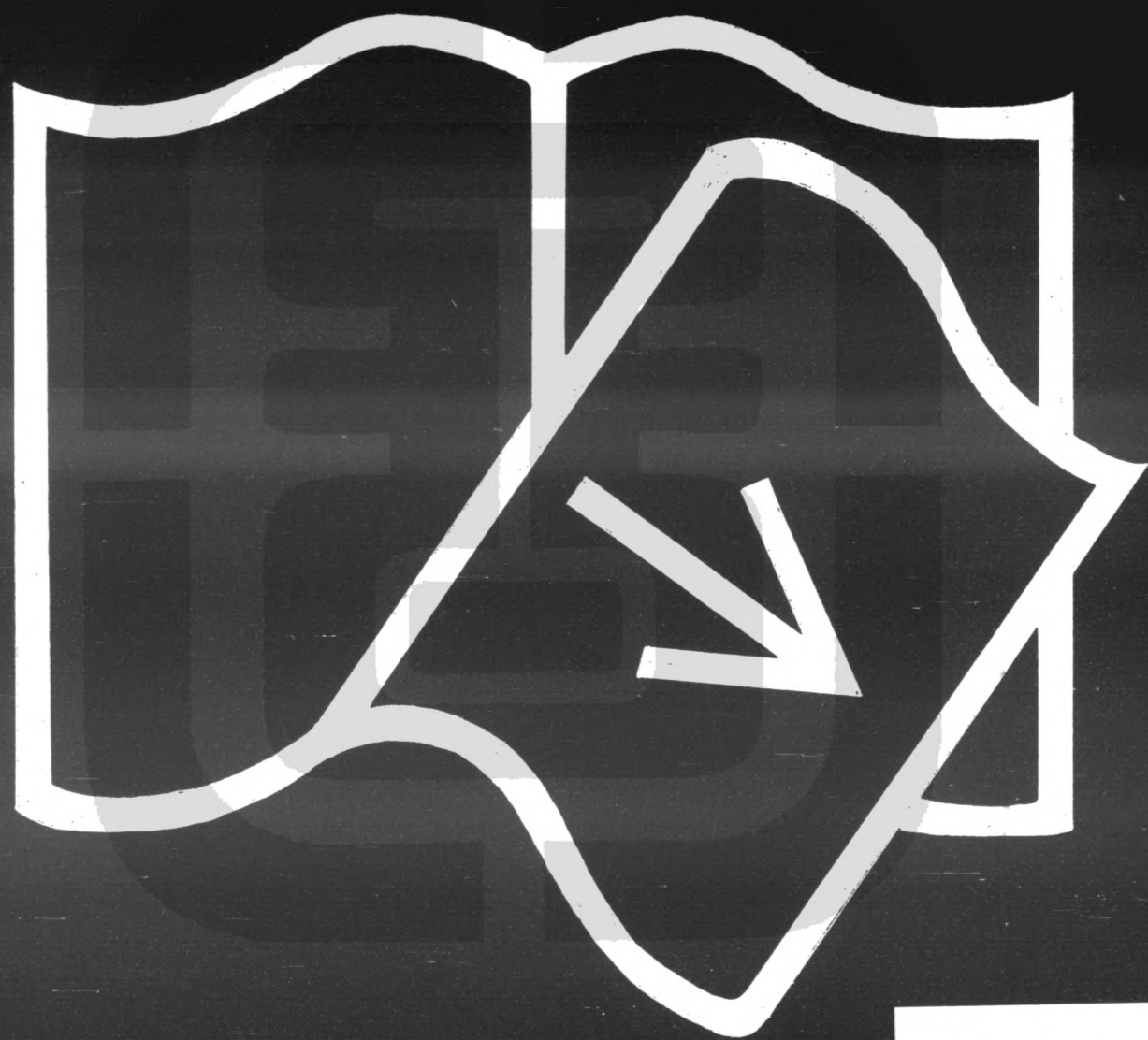
及護法輪諸書每授題雖詣師不數而苦心委悉日飲
師法乳中今茲之役惜渺陋不逮徐龍裔無雲崖說法
疏爲師指出心源而以山谷老人劈窠大書鑱之蓮峰
翠琰間高照千古爲叢林盛事恭則愧汗矣然何敢以
不文辭師名道據字恒証楚之湘潭人也原籍新安程
氏子年十三豁然身世遂向七十二峯頭禮霜輪薤法
焉爾時名普月字慈光慈光者神宗皇帝建寶刹于黃
山所錫額爲慈聖一瓣香地焉是普道人厝靈骨所師
之終老已有前定自此憨山博山雲門黃蘗凡可挑屑

拔釘之處不憚捫蘿繭足而前昔之三登投子九上洞
山者在師杖笠殆爲過之一朝大徹桶脫柯爛石窞榻
穿一部傳燈一千七百尊宿機緣已得大安樂境界遂
爾破金粟之家私抹優曇之七字博山之法語圓相圖
也磬山之如水投水句也雪巖老人期以讓祖之展施
也師于此事可不謂從地湧出乎無如濟洞之分先從
士大夫不識無諍之義謾向門庭起見而學徒又率然
從之以至拄杖分其由來主奴互爲出入空王函丈地
乃有攘臂相仍惟恐不勝之意嘗讀張公漕江西日魯

直與興化書嘆法道盛于元祐間蓋一時紳士彈壓叢
林者高具手眼故不爲吠影之言今楊李蛩然宗雷不
數無惑乎胥而聚訟也夫不語百日以代哭博公之孝
師蓋親受鉗鎚遊閩之別一日鉢盂兩度濕分明以得
意從事詔師師敢不憶持悲誨乎至于依天童一十五
年牧牛之頌圓悟之錄真像之題其別囑云子來辭我
往南岳我亦酸腸亦欣樂七十二峰駕鉄船呈撓舞棹
須斟酌嗚呼此叮嚀付悉之言遠公殆將逝也蓋至歲
壬午師始向古城峰衍化嗣後九峰水西丁山斷山梓

山杉山各有錄行凡在瞻履通耳豁目師雖負一代龍
門之望而接物利生使仰止者不欲自棄從遊之徒芒
鞋踵接不至如雪竇之望崖而返焉乃初機渺識妄以
學語兒雌黃舊德未嘗涉其津涯彼何知三度霍山廟
裏退牙爲何人事乎至于多可少恠有訝師道廣者夫
佛法中情無取舍盧循亦可道舊况在其他昔演和尚
之戒佛鑑云應世之緣語言不說盡矩規不行盡師真
得此意矣若夫喜接文士師豈徇名夫說寔相義者往
復愈昧不聞引莊便釋安公從此不廢外典乎師惟善

全其用以故喪亂以來卽高德者碩得失互生黃山道
德所居不在搜簡之列非師示寂先皇之明德不嘆無
鳩矣無寧惟是今國家闡揚大化聖士巨子蔚然輩興
以師風德弘演宗輪生朗之徒豈爲絕軌而幢霍西迎
雙樹不待惜也師先是首年誕日預卜逝期作偈示意
我之音師蓋預見非甚盛德無以辨此也獨不肖辱師
之教不啻虎溪之招靖節矣而世絆相因慚負夙願昔
富鄭公有言和尚得彌百千其數何益于事不過使人
道華嚴會下出得固老病俗漢濟和尚甚事而師殷殷
念之大德何酬也師門凡得衣者人人皆龍象之選今
茲塔建普公之左與慈光刹基相峙如闕終南嶽命名
命字之緣噫聖賢去來固不偶云



原件短缺

P14-P15

命字之爲徽聖寶去來國不勝
茲容賽普公之六與漢武除建
念之大熱何願少願其母文首人人皆請來之夢今

黃山重建慈光寺上梁文

吳瞻泰

伏以慈雲結蓋青鴛移帝子之壇慧日騰光白馬闢文
殊之座潭皆似鏡朗於五色琉璃石盡如人幻出十千
瓔珞九百萬菩薩咸擁燈王三十二芙蓉重開香界昔
栖曹阮原非舍衛之城今駐支曇儼入靈山之會瑠梁
初煥緝殿重輝竊惟伏虎神宮是聲聞碎支之跡靈鷲
精舍本祇陀太子之園自秦景之遙傳迨竺蘭之遠譯
遂見山陰推宅具相輪于許詢宜壽聞鐘得金軀於荀
勗四百八十非侈爲多三萬六千於斯爲盛矧茲黃海

夙號黔山千林擁衛蓮峯居然蓮界萬壑散成花塢宛
是花宮際勝國以安禪逢聖慈而錫額香檀水玉天書
忽降於紫宸琅笈銀函內侍已臨於翠巘於是普門尊
宿旣度杯而卓錫遂插草以貫花寒類雪山擬作青牛
福地高殊葱嶺思爲白鶴禪林一甌一鉢自隨不用五
丁之力駕鹿駕羊而往弘開一線之天然而法鼓初聞
鉢綠未至雲梯月冷空現毫光丹障屏開還塵金甕則
有黃君某者涵汪汪之千頃聚萬萬之恒沙宅異匡山
如右軍之宅居非虎阜類王珉之居鯨棟凝煙縹緲上

珊瑚之架象王綴鏡光明懸日月之燈釋子修修禪栖
耿耿何意雕題速朽寶筏迷津匪劉漢之浮屠早封苔
蘚豈蕭梁之梵刹不蔽雨風佛欲臥而津疲劫未灰而
芥盡苟非給以象馬誰看銀殿飛來如或慳此衣裘那
見玉梁吹下於時宰官某居士某寺主某捐金布地筮
日揆方共作檀那同成勝果朱楹拂漢萬峯齊湧化城
丹楯標霞七寶裝成忉利金仙丈六還瞻蒼筍於雲中
珠幢三千再繞旃檀於海上青松蓋鶴共佛髻以偕青
紫岫跌蓮落天花而變紫鸞摩有願劍慧如神龍女持

花出入流霞之闕蜂王獻蜜紛飛甘露之宮從此月殿
初新厥名衆造瓊梯再陟非復五張愧乏題柱之才敢
效繞梁之頌

拋梁東 日掛扶桑紫石紅八萬四千師子座青鸞長

拱蕊珠宮

拋梁西 水精西照現須彌三海門開森萬笏銀濤高

共蜃樓齊

拋梁南 軒轅宮月對精藍金闕當陽懸玉鏡木蓮階

下面瞿曇

拋梁北 朝天帝座丹青通腹孕朱砂拜老人鵠王日

月長何極

拋梁上 攢峯萬疊排仙掌却月翔鷗殿角高一聲山

樂人天仰

拋梁下 金龕低覆鴛鴦瓦足底寒潭響雪飛日龍聽

梵歸蘭若

伏願上梁之後月塔長開龍池布護燈然多寶醒未曉
之沉迷經演三車脫衆生之疾苦松能却走皈依鸚鵡
之王石盡點頭尊奉獼猴之長率陀天上金銀似丹井

之砂白淨王宮冷煖識溫湯之水他年拄杖共爲支許
之游此日登峯已遂宗雷之志

李道潛詩

樂人天外

遊梁土

遊峯巒壑非仙學法以陝觀觀成商一整川

月是回瀾

遊梁土

遊天帝虫凡習習烈學木亦再笑人壽王日

